

四庫全書薈要

• 乾隆御覽本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集千家註杜工部詩集卷十四



詳校官助教臣常循

集千家註杜工部詩集卷十四

移居夔州郭

大厯元年春晚夔州作山谷曰好作奇語自是文章一病但當以理為主

理得而辭順文章自然出羣拔萃觀子美到夔州後詩退之自潮州還朝後文皆不煩繩削而自合矣晦菴語錄人多說杜子美夔州詩好此不可曉夔州却說得鄭重煩絮不如此前有一節詩好魯直直一時固所見今人只見魯直說好便都說好矮人看場耳

伏枕雲安縣遷居白帝城春知催柳別江與放船清農
事聞人說山光見鳥情禹功饒斷石且就土微平

洙曰沿峽

皆因開鑿而成故少
平土惟夔州稍平爾

船下夔州郭宿雨濕不得上岸別王十二判官

依沙宿舸船石瀨月涓涓風起春燈亂江鳴夜雨懸

精章

不
刻晨鍾雲外濕勝地石堂烟柔艣輕鷗外含悽覺汝賢

趙曰石堂是
夔州佳處

漫成一首

江月去人只數尺風燈照夜欲三更沙頭宿鷺聯拳靜

船尾跳魚撥刺鳴

上白帝城

彦輔曰夔州周魚復國秦置巴郡漢公孫述僭偽更曰白帝城唐改夔州十道

志述稱白帝以據西方色尚白也

城峻隨天壁樓高更女牆江流思夏后風至憶襄王老

去聞悲角人扶報夕陽公孫初恃險躍馬意何長

趙曰天壁

者天然自立之石壁也孝祥曰崔豹古今注女牆城上小牆也亦名睥睨言於牆上睥睨人也洙曰郭璞江賦巴東之峽夏后疏鑿宋玉風賦楚襄王遊於蘭臺之宮有風颯然而至王乃披襟而當之曰快哉此風後漢公孫述字子陽更始時起兵討宗成王岑之亂破之遂有蜀土僭立為帝都成都色尚白改成都郭外舊倉為白帝倉築城於魚復號曰白帝城述立十二年為光武所誅左太冲蜀都賦公孫躍馬而稱帝

謁先主廟

鶴曰按先主章武元年屯白帝城改白帝為永安三年殂于永安宮故夔州有

先主

廟

慘澹風雲會乘時各有人力伴分社稷志屈偃經綸

得來

渾渾有無限可感開基季世君臣心事不分遠近不立賓主彷彿盡之

復漢留長策中原

仗老臣雜耕心未已歐血事酸辛霸氣西南歆雄圖歷

數屯

寂寞語壯浪

錦江元過楚劒閣復通秦

分之未幾而復合于彼傷感無

如此兩語舊解誤甚

舊俗存祠廟空山泣鬼神虛簷交鳥道枯木

半龍鱗

寂寞語奇麗

竹送清溪月

風動竹開如送月

苔移玉座春

玉座

移於苔上
春惟苔耳
閭閻兒女換歌舞歲時新
觸目自然
絕域歸舟遠

荒城繫馬頻如何對搖落況乃久風塵
十字開合古今
孰與關

張並功臨耿鄧親應天才不小
使其果應天運元德之才亦豈小哉
得士

契無鄰
謂武侯相得無比即此便不可及
遲暮堪帷幄飄零且釣緡
其

負如
向來憂國淚寂寞洒衣巾
首尾曲折句句與實有味真大手筆蜀先主廟

此
詩評意皆合○趙曰先主欲興劉氏而稱漢以其所留
之長策與後主也所留長策者欲取中原伏諸葛老臣
耳洙曰蜀志後主建興十二年春亮悉大衆由斜谷出
以流馬運據武功五丈原與司馬宣王對於渭南每憂
糧不繼使己志不伸乃分兵屯田為久駐之基耕者雜
於渭濱居民之間百姓安堵軍無私焉相持百餘日疾

卒于軍又魏書亮種盡勢窮憂恚歃血一夕燒營遁走入谷道發病卒歃於口切趙曰夔州先主廟在山中故云交鳥道鳥道則山中之險道也鶴曰清溪乃指豐溪也按永安宮在豐溪之側洙曰玉座玉牀也謝玄暉銅雀臺詩玉座猶寂寞况乃妾身輕趙曰如何對搖落况乃久風塵公以其身之流落因自况而感歎也洙曰關羽張飛皆蜀將耿奔鄧禹後漢之功臣也

武侯廟

遺廟丹青落空山草木長猶聞辭後主不復卧南陽

絕語

○上句想望其風采猶在也下句則傷其已死○洙曰漢晉春秋亮家于南陽之鄧

八陣圖

東坡志林諸葛亮造八陣圖於魚復平沙之上壘石為八行相去二丈桓溫征譙縱

見之曰此常山蛇勢也文武皆莫識吾常過之自
山上俯視百餘丈凡八行為六十四絕絕正圓不
見凹凸處如日中蓋影及就視皆卵石漫漫不可
辨甚可怪也劉禹錫嘉話錄夔州西市俯臨江沙
下有諸葛亮八陣圖聚石分布宛然尚存峽水大
時三蜀雪消之際頌湧滉漾大木十圍枯槎百丈
隨波而下及乎水落川平萬物皆失故態諸葛亮
小石之堆標聚行列依然如是近六百年迄今不
動昱曰陣勢八天地風雲
飛龍翔鳥虎翼蛇蟠也

功蓋三分國名成八陣圖江流石不轉遺恨失吞吳

東坡

志林僕嘗夢見人云是杜子美謂僕曰世人多誤會余
八陣圖詩以為先主武侯欲與關羽復仇故恨不能滅
吳非也我意本謂吳蜀唇齒之國不當相圖晉之所以
能取蜀者以蜀有吞吳之意此為恨爾此理甚長子美

死僅四百年而猶不忘詩區

區自別其意真書生習氣耶

贈崔十三評事公輔

鶴曰崔評事公之舅氏也當是為羽林軍帥屬官

飄飄西極馬來自渥洼池颯颯定山桂低徊風雨枝我

聞龍正直道屈爾何為

自是好語

且有元戎命悲歌識者誰

宮聯辭冗長行路洗歌危脫劍主人贈去帆春色隨陰

沈鐵鳳闕教鍊羽林兒天子朝侵早雲臺仗數移分軍

應供給百姓日支離黥吏因封已公才或守雌燕王買

駿骨渭老得熊羆活國名公在拜壇羣寇疑冰壺動瑤

碧野水失蛟螭入幕諸彥集渴賢高選宜騫騰坐可致
九萬起於斯復進出矛戟昭然開鼎彝會看之子貴歎
及老夫衰豈但江曾決還思霧一披暗塵生古鏡拂匣
照西施舅氏多人物無慙困翮垂

洙曰漢禮樂志天馬
徠從西極又馬生渥

注水中彥輔曰韻音習唐韻云颯颯大風也洙曰定一
作寒師曰定山當作鄧山蓋鄧林有桂夢弼曰陰沉鐵
鳳闕謂宮苑深邃也西京賦注圓闕上作鐵鳳令張兩
翼舉頭數尾洙曰漢百官表取從軍死事者之子養羽
林官教以五兵號曰羽林孤兒夢弼曰國語叔向曰引
黨以封己註封厚也洙曰老子知其雄守其雌燕昭王
卑身厚幣以招賢者郭隗曰臣聞古之人君使涓人以
千金求千里馬涓人得千里馬馬已死買其骨五百金

反君怒曰所求者生馬安用死馬涓人對曰死馬且市之況生馬乎不暮年而千里馬至今王誠欲致士諸從隗始渭老得熊羆事注見前黃曰野水失蛟螭謂寇賊將就擒也洙曰莊子搏扶搖而上者九萬里洙曰晉衛瓘見樂廣曰若披雲霧覩青天趙曰豈但江曹決還思霧一披謂平昔與之談論如江河之決當此之時又懷披霧之觀也

曉望白帝城鹽山

夢弼曰荊州記魚復有白鹽崖土人見高大而白因以名之

徐步移斑杖看山仰白頭翠深開斷壁紅遠結飛樓日出清江望暄和散旅愁春城見松雪始擬進歸舟

陪諸公上白帝城宴越公堂之作

公自注越公楊素也有堂在城

上畫像
尚存

此堂存古制城上俯江郊落構垂雲雨荒階蔓草茅柱
穿蜂溜蜜棧缺燕添巢坐接春孟氣心傷艷藥梢英靈
如過隙宴衍願投膠莫問東流水生涯未即拋

洙曰若
白駒之

過隙忽然而已詩式宴以衍古
詩以漆投膠中誰能別離此

白帝城最高樓

城尖徑昃旌旆愁獨立縹緲之飛樓峽坼雲霾龍虎睡
江清日抱鼉鼉遊扶桑西枝封斷石弱水東影隨長流

扶桑在東故曰西弱
水在極西故曰東

杖藜歎世者誰子泣血迸空迴白

頭

上白帝城二首

江城含變態一上一回新天欲今朝雨山歸萬古春

詩之

精切者小兒之所謂對句也故當避之

英雄餘事業衰邁久風塵取醉他

鄉客相逢故國人兵戈猶擁蜀賦斂尚輸秦不是煩形

勝深慙畏損神

趙曰英雄指白帝也公孫述自號白帝桑為此城兵戈指崔旰之叛時戰于梓

州敗續

白帝空祠廟孤雲自往來江山城宛轉棟宇客徘徊勇
略今何在當年亦壯哉後人將酒肉虛殿日塵埃谷鳥
鳴還過林花落又開多慙病無力騎馬入青苔

古柏行

趙曰按成都先主廟武侯祠堂附焉夔州先主廟武侯廟各所今詩專指曰孔明廟

蓋在夔州詩中云憶昨路繞錦亭東此又追言成都先主廟成都夔州廟皆植柏集有夔州十絕云武侯祠堂不可忘中有松柏參天長此又可證也

孔明廟前有老柏柯如青銅根如石霜皮溜雨四十圍
黛色參天二千尺君臣已與時際會樹木猶為人愛惜

雲來氣接巫峽長月出寒通雪山白憶昨路繞錦亭東
先主武侯同閔宮崔嵬枝幹郊原古窈窕丹青戶牖空
落落盤踞雖得地冥冥孤高多烈風扶持自是神明力
正直元因造化功

詩之元氣在此

大厦如傾要梁棟萬牛回首

丘山重不露文章世已驚未辭翦伐誰能送苦心豈免
容螻蟻香葉終經宿鸞鳳志士幽人莫怨嗟古來材大

難為用

夢弼曰憶昨路繞錦亭東此乃追言成都先主廟之柏按成都先主廟西院即武侯祠有武侯

手植古柏公有蜀相詩云丞相祠堂何處尋錦官城外柏森森是也范元實云詩有形似之語若詩人之賦蕭

蕭馬鳴悠悠旆旌是也有激昂之語若詩人之興周餘
黎民靡有孑遺是也古人形似之語如鏡取形燈取影
激昂之語孟子所謂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者余遊
武侯廟然後知古柏詩所謂柯如青銅根如石信然決
不可改此形似語霜皮溜雨四十圍黛色參天二千尺
雲來氣接巫峽長月出寒通雪山白此激昂之語不如
此則不見古柏之高也文章固多端然警策處往往
在此兩體耳昭曰君臣已與時際會樹木猶為人愛惜
與雲來氣接巫峽長月出寒通雪山白兩聯似乎倒
置氣脉不屬嘗問須溪先生曰然傳寫之訛耳

負薪行

魯曰峽民男為商女當門戶坐肆於市屋
擔負於道路者皆是婦人也東坡題跋云

海南亦有此風每誦此詩以喻父老然亦未易變
其習也鶴曰負薪行以言夔州之女最能行以言
歸州之男故一以昭

君一以屈原喻之

夔州處女髮半華四五十無夫家更遭喪亂嫁不售
一生抱恨堪咨嗟土風坐男使女立應當門戶女出入
十猶八九負薪歸賣薪得錢應供給至老雙鬟只垂頸
野花山葉銀釵並筋力登危集市門死生射利兼鹽井
面粧首飾雜啼痕地褊衣寒困石根若道巫山女麤醜
何得此有昭君村師曰夔有鹽井婦人或負薪販鹽以自給蒼舒曰按歸州圖經王嬌字昭君秭歸人今興山縣有昭君村及昭君廟在焉

最能行

峽中文夫絕輕死少在公門多在水富豪有錢駕大舸
貧窮取給行艤子小兒學問止論語大兒結束隨商旅
歌帆側施入波濤撇旋稍瀆無險阻朝發白帝暮江陵

頃來目擊信有徵瞿唐漫天虎鬚怒歸州長年與最能
此鄉之人氣量窄悞競南風疏北客若道士無英雄才

何得山有屈原宅

最能者負船水手之稱觀長年與最能語可見○脩可曰揚雄方言大船

謂之舸舨小舟言輕如小葉也舨音葉鄭曰舨宜從徒
協切鶴曰水之回者曰旋曰渦而瀆者水之涯也今言
撇旋稍瀆撇猶過稍猶泊也趙曰瞿唐峽名虎鬚灘名
湫曰峽人以孫舟人為長年定功曰歸州稱歸縣北有

屈原故宅累石
為基見漢志注

愁

公自注強
戲為吳體

江草日日喚愁生
巫峽泠泠非世情
盤渦鷺浴底心性

獨樹花發自分明

顏帶
俠氣

十年戎馬暗南國
異域賓客老

孤城渭水秦山得見否
人今罷病虎縱橫

蔡寬夫詩話
子美以盤渦

鷺浴底心性獨樹花發自分明為吳體以家家養烏鬼
頓頓食黃魚為俳諧體以江上誰家桃樹枝春寒細雨
出疎籬為新句雖若為戲然不害其格力也

遣悶戲呈路十九曹長

江浦雷聲喧昨夜春城雨色動微寒黃鶯並坐交愁濕
白鶯羣飛大剝乾晚節漸於詩律細誰家數去酒盃寬
唯君醉愛清狂客百遍相過意未闌

覽柏中丞兼子姪數人除官制詞因述父子兄弟

四美載歌絲綸

鶴曰中丞乃柏貞節特為夔州都督與柏茂林兄弟也崔旰反茂林

貞節同起兵討平之故是詩美其一家功名之盛也

紛然喪亂際見此忠孝門蜀中寇亦甚柏氏功彌存深
誠補王室戮力自元昆三止錦江沸獨清玉壘昏高名

入竹帛新渥照乾坤子弟先卒伍芝蘭壘璵璠同心注
師律灑血在戎軒絲綸實具載紱冕已殊恩奉公舉骨
肉誅叛經寒溫金甲雪猶凍朱旗塵不翻每聞戰場說
歎激懦氣奔聖主國多盜

語有據

賢臣官則尊方當節鉞

用必絕侵沴根吾病日迴首雲臺誰再論作歌挹盛事

挹亦推轂期孤騫

洙曰晉卞壺傳忠孝之道萃於一門
鶴曰三止錦江涕謂上元間段子璋

反實應初徐知道反永泰初崔旰反趙曰傳所謂以湯
止沸也玉壘蜀之山名洙曰易師出以律後漢書贊有
來羣后捷我戎軒漢顯宗圖畫二十八
將於南宮雲臺鄭當時推轂天下士

遣懷

昔我遊宋中惟梁孝王都

起得便壯

名今陳留亞劇則貝魏

俱邑中九萬家高棟照通衢舟車半天下主客多歡娛

白刃讎不義黃金傾有無殺人紅塵裏報答在斯須憶

與高李輩

公自注高適李白

論交入酒壚兩公壯藻思得我色

敷腴氣酣登吹臺懷古視平蕪芒碭雲一去鴈驚空相

呼先帝正好武寰海未凋枯猛將收西域長戟破林胡
百萬攻一城獻捷不云輸組練棄如泥尺土負百夫拓

境功未已元和辭大鑪亂離朋友盡合沓歲月徂吾衰
將焉託存歿再嗚呼蕭條益堪愧獨在天一隅乘黃已
去矣凡馬徒區區不復有顏鮑繫舟卧荆巫臨餐吐更

食常恐違撫孤

鋪叙典實。洙曰宋即古大梁也陳留屬汴州貝魏二州在河北鶴曰按新史

公本傳云嘗從李白及高通過汴州酒酣登吹臺懷慨懷古人莫測也及按九域志吹臺即繁臺本師曠吹臺梁孝王所築在今汴州洙曰漢紀高祖隱於芒碭山所居上常有雲氣師曰先帝謂玄宗洙曰組組甲練被練也元和辭大鑪謂政失其平和也鶴曰存歿再嗚呼謂李白卒後高通又相繼而亡趙曰又以顏延年鮑明遠比高李二公洙曰荆巫荊州巫峽也趙曰撫孤謂高李之後也

王十五前閣會

楚岸收新雨春臺引細風
情人來石上鮮繪出江中
鄰舍煩書札肩輿強老翁
病身虛俊味何幸飲兒童

暮春

卧病擁塞在峽中瀟湘洞庭
虛映空楚天不斷四時雨
巫峽長吹萬里風沙上草
閣柳新暗城邊野池蓮欲
紅暮春鴛鴦立洲渚挾子
翻飛還一叢

寄常徵君

鶴曰常徵君去年秋曾訪
公雲安今在開州寄以詩

白冰青山空復春，徵君晚節旁風塵。

語甚不類其機徵君第二句已見至

階前鳴向人甚矣

楚妃堂上色殊衆，海鶴階前鳴向人。萬事糺

紛猶絕粒，一官羈絆實藏身。開州入夏知涼冷，不似雲

安毒熱新。

沫曰賈誼賦
亂錯相紛

園官送菜

并序

園官送菜把本數日，闕矧苦苴馬齒掩乎嘉蔬，傷小

人妬害君子菜不足道也，比而作詩。

鶴曰題曰園官
指夔州公園而

言故首云常荷地主

恩地主謂太守也

清晨蒙菜把常荷地主恩守者愆實數略有其名存苦

莖刺如針馬齒葉亦繁青青嘉蔬色埋沒在中國園吏

未足怪世事固堪論嗚呼戰伐久荆棘暗長原乃知苦

莖輩傾奪蕙草根小人塞道路為態何喧喧又如馬齒

盛氣擁葵荏昏點染不易虞絲麻雜羅紈韋強無味一經器

物內永掛麤刺痕志士採紫芝放歌避戎軒畦丁負籠

至感動百慮端趙曰公言所送止苦莖馬齒莧爾而所謂嘉蔬者未嘗摘以相遺也洙曰葵荏

嘉蔬也

課伐木 并序

課隸人伯夷辛秀信行等入谷斬陰木人日四根止
維條伊枚正直倕然晨征暮返委積庭內我有藩籬
是缺是補載截篠蕩伊仗支持則旅次于小安山有
虎知禁若恃爪牙之利必昏黑控突夔人屋壁列樹
白荀鰻為牆實以竹示式遇為與虎近混淪乎無良
賓客憂害馬之徒苟活為幸可嘿息已作詩示宗武

誦

沫曰周禮仲冬新陽木仲夏新陰木注云陽木春
夏生者陰木秋冬生者若松柏之屬又云陽木生

山南者陰木生山北者容齋隨筆云黃魯直宿舒州大湖觀音院詩云相戒莫浪出月黑虎夔夔字甚新其意蓋言抵觸之義而莫究所出惟杜工部課伐木詩序中云必昏黑擅突夔人屋壁乃知魯直用此然杜公時在夔府作詩所謂夔人者述其土俗耳本無抵觸之義魯直蓋誤耳

長夏無所為客居課奴僕清晨飯其腹持斧入白谷青冥曾巔後十里斬陰木人肩四根已亭午下山麓尚聞丁丁聲功課日各足蒼皮見委積素節相照燭藉汝跨小籬當仗苦虛竹空荒咆熊羆乳獸待人肉不示知禁情豈惟干戈哭城中賢府主處貴如白屋蕭蕭理體淨

蜂蠆不敢毒虎穴連里閭隄防舊風俗泊舟滄江岸久
客慎所觸舍西崖嶠壯雷雨蔚含蓄墻宇資屢修衰年
怯幽獨爾曹輕執熱為我忍煩促秋光近青岑季月當
泛菊報之以微寒共給酒一斛

趙曰新木為椽取竹織
籬苦虛竹謂虛心之苦

竹也鶴曰賢府主當是指柏都督公嘗為柏都督作謝
上表止是初到變時師曰泛菊給酒期約以酬隸人之

勞

除草

公自注去蕪也夢弼曰蕪
音潛又除災切山韭也

草有害於人曾何生阻脩其毒甚蜂蠆其多彌道周清

晨步前林江色未散憂芒刺在我眼焉能待高秋

纒纒有味

霜雪一霑凝蕙葉亦難留荷鋤先童稚日入仍討求轉

致水中央豈無雙釣舟頑根易滋蔓敢使依舊丘自茲

藩籬曠更覺松竹幽芟夷不可闕疾惡信如讎

趙曰義之上皆

芒刺觸之能螫人也劉曰先童稚先者以身率晏曰周
禮莊氏掌殺草有水火之化今云轉致水中央是亦水
化也洙曰左傳周任有言曰為國家者見惡如農夫之
務去草焉芟夷蕪崇之絕其本根勿使能殖則善者信
矣

引水

魯曰夔俗無井皆以竹引山泉而食喘屈山腹間有至於數百丈者

月峽瞿唐雲作頂亂石崢嶸俗無井雲安沾水奴僕悲
魚復移居心力省白帝城西萬竹蟠接筒引水喉不乾
人生留滯生理難斗水何直百憂寬

洙曰明月峽瞿唐峽皆峽名

園人送瓜

夢弼曰時柏公鎮夔遣送官園中瓜也

江間雖炎瘴瓜熟亦不早柏公鎮夔國滯務茲一掃食
新先戰士共少及溪老傾筐蒲鵠青滿眼顏色好竹竿
接嵌竇引注來鳥道浮沈亂水玉愛惜如芝草落刃嚼
冰霜開懷慰枯槁許以秋蒔除仍看小童抱東陵跡蕪

絕楚漢休征討園人非故侯種此何草草

洪曰左傳桑田巫曰晉侯

不食新矣師道曰共少分甘也漢老公自稱師曰蒲鵠青謂瓜色之青如蒲鵠鄭曰嵌丘銜切師曰嵌實岩泉也希曰水玉水精也洪曰昔秦東陵侯邵平避地長安城東種瓜自給趙曰此兩押草字豈東坡所謂兩耳義不同故得重用邪師曰草草辛勤貌

信行遠修水筒

公自注引泉筒也鶴曰信行即伐木詩序所謂隸人伯夷辛秀信行

者按姓譜有姓信得非以不茹葷而為重行耶

汝性不如葷清淨僕夫內秉心識本源於事少滯礙雲
端水筒圻林表山石碎觸熱藉子修通流與厨會往來

四十里荒險崖谷大日曛驚未食貌赤愧相對浮瓜供
老病裂餅常所愛於斯答恭謹足以殊殿最詎要方士
符何假將軍蓋行諸直如筆行諸如呼某乎用意崎嶇外趙曰公食
餅則裂而與之乃常所私愛乎信行者也故繼以答恭
謹之句宋曰上功曰最下功曰殿夢弼曰昔蘇耽開井
種橘以濟人井無水投符井中遂有水趙曰何假將軍
蓋意是用貳師將軍拔刀刺山而飛泉出事但無蓋字
耳

催宗文樹雞柵

吾衰怯行邁旅次展崩迫愈風傳烏雞秋卯方漫喫自

春生成者隨母向百翮驅越制不禁喧呼山腰宅課奴
殺青竹終日憎赤幘踏藉盤樓翻塞蹊使之隔牆東有
隙地可以樹高柵避熱時來歸問兒所為跡織籠曹其
內令入不得擲稀間可突過背距還汚席我寬螻蟻遭
彼免狐貉厄應宜各長幼自此均勑敵籠柵念有修近
身見損益明明領處分一一當剖析不昧風雨晨亂離
減憂感其流則凡鳥其氣心匪石倚賴窮歲晏撥煩去
氷釋未似尸鄉翁拘留蓋阡陌

宗武誦前詩宗文樹此
柵皆頗苦事○洙曰籠

柵念有修近身見損益謂樹此難柵物得其宜近譬諸
身於損益之理亦莫不然夢弼曰明明領處分一一當
剖析謂宗文宜領吾處分明剖析以成其事此告之
辭也洙曰祝難翁居尸鄉山下養雞千餘皆有名字呼
名則種別而至賣雞及子
得千餘萬輒置錢去之

示獠奴阿段

山木蒼蒼落日曛竹竿裊裊細泉分
郡人入夜爭餘瀝
稚子尋源獨不聞病渴三更迴白首傳聲一注濕青雲

曾驚陶侃胡奴異怪爾常穿虎豹羣

洙曰此詩全章皆引泉事惟陶侃胡

奴傳紀不缺趙曰薛夢符云晉陶侃傳家僮千餘世說謂胡奴陶範小字侃別傳曰範侃第十子也可以見胡

奴者陶侃之子名其於阿段似無相干余逆其意豈以侃奴僕之多其子胡奴必有稱異之者如今日阿段能穿虎豹羣以尋水源其在陶侃家僅千餘之中必亦有可異者意似如此以俟博聞

貽華陽柳少府

鶴曰唐志華陽縣屬成都府

繫馬喬木間問人野寺門柳侯披衣笑見我顏色溫並坐石堂下俛視大江奔火雲洗月露絕壁上朝暾自非曉相訪觸熱生病根南方六七月出入異中原老少多渴死汗踰水漿翻俊才得之子筋力不辭煩指揮當世事語及戎馬存涕淚濺我裳悲風排帝閭鬱陶抱長策

義仗知者論吾衰卧江漢但愧識璵璠文章一小技於

道未為尊

文章一小技甫蓋自謂歉然於御侯之尊已也本涉用意而今為名言由不能文章者自

詭有道借甫尊已亦不可不辨也

起予幸斑白因是託子孫俱客古信

州結廬依毀垣相去四五里徑微山葉繁時危挹佳士

况免軍旅喧醉從趙女舞歌鼓秦人盆子壯顧我傷我

驩兼淚痕餘生過如鳥故里今空村

趙曰東坡云火雲勢方壯未受月露洗蓋

出於子美火雲洗月露也鄭曰瞰他昆切日始出貌趙曰晉程曉詩可憐龍藏子觸熱生病根暍熱病也武王下車而扇暍世說魏文帝問鍾毓面何以汗對曰兢兢皇皇汗出如漿鶴曰夢在梁為信州唐初改為夔故曰古信州

趙曰古稱燕歌趙舞趙女出李斯傳趙女立於側秦人
盆者又如李斯所謂擊瓊而叩缶者真秦聲也盆即瓊
缶之變稱耳夢弼曰蔣相如傳趙王與秦王
會相如曰切聞秦王善為秦聲請奉盆鈺

峽中覽物

曾為掾吏趨三輔憶在潼關詩興多巫峽忽如瞻華嶽
蜀江猶似見黃河舟中得病移衾枕洞口經春長薜蘿
形勝有餘風土惡幾時回首一高歌

洙曰三輔京兆扶風馮翊也趙曰公

曾為華州功曹故曰掾吏華為扶風希曰潼關與西岳
皆在華州又黃河亦經華而東洙曰公謂蜀中雖號形
勝之地而風土不類中原也

憶鄭南玘

鄭曰玘音沘鶴曰鄭南當是華州鄭縣之南玘玉色言石似玉也公憶之而賦

鄭南伏毒寺瀟洒到江心石影銜珠閣泉聲帶玉琴風

杉曾曙倚雲嶠憶春臨萬里蒼茫水龍蛇只自深

夢弼曰寺

名伏毒在華州鄭縣劉禹錫別集云舅氏牧華州前後由華覲謁路經伏毒寺曾題詩于梁即此是也趙曰本一作滄浪水言滄浪之水徒為龍蛇深藏不似鄭南江心之可到

奉寄李十五秘書文疑二首

避暑雲安縣秋風早下來暫留魚復浦同過楚王臺猿

鳥千崖窄江湖萬里開竹枝歌未好

公自注竹枝歌巴渝之遺音也惟峽

人善
畫舸且遲回
宋玉遊於雲夢之臺

行李千金贈衣冠八尺身飛騰知有策意度不無神班

秩兼通貴公侯出異人玄成負文彩世業豈沈淪趙曰唐制

秘書郎從六品上謂之通貴左傳公侯之子孫必復其
始李秘書必宗室之子宋玉曰漢韋賢少子玄成修父業

復以明經
仕至相位

雷
鶴曰按舊史是年春
早至六月庚子始雨

大旱山岳焦密雲復無雨南方瘴癘地惟此農事苦封
內必舞雩峽中喧擊鼓真龍竟寂寞土梗空俯僂吁嗟

公私病稅斂缺不補故老仰面啼瘡痍向誰數暴虐或
前聞鞭巫非稽古請先偃甲兵處分聽人主萬邦但各
業一物休盡取水旱其數然堯湯免親親上天鑠金石
羣盜亂豺虎二者存一端愆陽不猶愈

謂早愈於盜又何激也

昨

宵殷其雷風過齊萬弩復吹霾翳散虛覺神靈聚氣暘
腸胃融汗滋衣裳污吾衰猶計拙失望菜場園

脩可曰莊子大

旱金石流土山焦涿曰易密雲不雨周禮司巫若國大
旱則率巫而舞雩神農求雨書祈而不雨則曝巫曝巫
不雨則積薪擊鼓而焚神山真龍字用葉公好龍而真
龍入室土梗土龍也脩可曰禮弓歲旱穆公召縣子而

問焉曰天久不雨吾欲暴尪而奚若曰天則不雨而暴人之疾子虐母乃不可與左傳僖公二十一年夏旱公欲焚巫尪臧文仲曰非旱備也巫尪何為天欲殺之則如勿生若能為旱焚之滋甚尪者瘠病之人其面上向俗謂天哀其病恐雨入其鼻故為之旱洙曰堯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夢弼曰暘於歌切傷暑也

火

公自注楚俗大旱則焚山擊鼓有合神農書

楚山經月火大旱則斯舉

則斯與前散語同

舊俗燒蛟龍驚惶

致雷雨爆嵌魑魅泣崩凍嵐陰昡羅落沸百泓根源皆

萬古青林一灰燼雲氣無處所入夜殊赫然新秋照牛

女風吹巨焰作河棹騰煙柱勢欲焚崑崙光彌歟洲渚

腥至焦長蛇聲吼纏猛虎神物已高飛不見石與土爾

寧要謗譴憑此近熒侮

熒侮猶威侮

薄關長吏憂甚昧至精

主遠遷誰撲滅將恐及環堵流汗卧江亭更深氣如縷

鄭曰卧侯古切日光也又文彩趙曰宋玉高唐賦風止雨霽雲無處所鄭曰炊香靳切炙也趙曰炊字出左傳行火所炊夢弼曰要平聲薄關謂近及郊關也長吏謂守令也

熱三首

雷霆空霹靂雲雨竟虛無炎赫衣流汗低垂氣不蘇乞

為寒水玉願作冷秋菰何似兒童歲風涼出舞雩

華曰寒水

玉水精也菰蒲也成於冷
秋二物皆涼故願為之

瘴雲終不滅瀘水復西來開戶人高卧歸林鳥却迴峽

中都似火江上只空雷想見陰宮雪風門颯踏開

孫曰瀘水

出瀘州屬蜀道孝祥曰宮中
暑月積雪於山取其陰涼

朱李沈不冷雕胡炊屢新將衰骨盡痛被喝味空頻歛

翕炎蒸景飄飄征伐人十年可解甲為爾一霑巾

師曰雕胡

即菰米也趙曰喝於歇
切傷暑也史記禹扇喝

七月一日題終明府水樓二首

大歷元年秋夔州作

高棟層軒已自涼秋風此日灑衣裳
脩然欲下陰山雪

不去非無漢署香

兩句如何相合

絕壁過雲開錦繡疎松隔水

奏笙簧看君宜著王喬履真賜還疑出尚方

公自注終明府功曹

也兼攝奉節令故有此語佇觀奏即真也○洙曰陰山匈奴山名其地四時常有冰雪漢制尚書郎四人口含雞舌香以奏事趙曰署指言省署也公官為工部員外郎而留滯於此故有不去非無漢署香之歎洙曰後漢王喬為葉令每月朔自縣詣臺朝明帝令太史伺望之言其臨至輒有雙鳬飛來於是候鳬至舉網張之但得一雙鵠焉乃詔尚方診視則四年中所賜尚書官屬履也漢表尚方主作禁器物

宓子彈琴邑宰日終軍棄繻英妙時承家節操尚不泯

為政風流今在茲可憐賓客盡傾蓋何處老翁來賦詩

楚江巫峽半雲雨清簟疎簾看奕碁

無一字不盡。○洙曰呂氏春秋宓子

賤治單父彈琴身不下堂而單父治漢書終軍步入關
關吏與軍繡軍問以此何為吏曰為復傳還當以合符
軍曰丈夫西遊不復傳還棄繡而去師曰潘安仁西征
賦終童山東之英妙承家言終明府繼終軍家風也洙
曰鄒陽傳白頭如新傾蓋如故注云
傾蓋猶交蓋駐車也老翁公自謂

七月三日亭午已後校熱退晚加小涼穩睡有詩

因論壯年樂事戲呈元二十一曹長

今茲商用事餘熱亦已末衰年旅災方生意從此活亭

午減汗流北鄰耐人聒晚風爽烏匿筋力蘇摧折閉目
踰十旬大江不止渴退藏恨雨師健步聞旱魃園蔬抱
金石無以供採掇密雲雖聚散徂暑終衰歇前聖春焚
巫武王親救暍陰陽相主客時序遞回幹灑落唯清秋
昏霾一空闊蕭蕭紫塞鴈南向欲行列歛思紅顏日霜
露凍堦闔胡馬挾彫弓鳴弦不虛發長鉞逐狡兔突羽
當滿月惆悵白頭吟蕭條游俠窟臨軒望山閣縹緲安
可越高人鍊丹砂未念將朽骨少壯跡頗疎歡樂曾倏

忽杖藜風塵際老醜難翦拂吾子得神僊本是池中物

賤夫美一睡煩促嬰詞筆

夢符曰按公詩有曰馬頭金
匠匠今謂烏匠是烏巾也洙

曰雨師行雨神也魃旱神也鄭曰春古慎字洙曰左傳
魯僖公欲焚巫而滅文仲止之世紀武王見囑人王自
左擁而右扇之趙曰鉤音批韻書云箭也突羽言箭羽
奔突而疾也當滿月言挽弓之滿如月箭當其挽滿之
間也洙曰古樂府有白頭吟定功曰郭景純遊仙詩京
華游俠窟洙曰少壯跡頗踈踈謂縱誕也吳周瑜傳恐
蛟龍得雲雨終非池中物
也張華詩煩促每有餘

牽牛織女

牽牛出河西織女處其東萬古永相望七夕誰見同神

光竟難候此事終蒙隴颯然精靈合何必秋遂通亭亭
新粧立龍駕具曾空世人亦為爾祈請走兒童稱家隨
豐儉白屋達公宮膳夫翊堂殿鳴玉淒房櫳曝衣遍天
下曳月揚微風蛛絲小人態曲綴瓜果中初筵漾重露
日出甘所終嗟汝未嫁女秉心鬱冲冲防身動如律竭
力機杼中雖無舅姑事敢昧織作功明明君臣契咫尺
或未容

謂近雖咫尺非如期不合彼淫奔失身不知丈夫之見有不然者當悔何及此十字具有其意

但上面寫不甚達其言君臣之際則可感矣

義無棄禮法恩始夫婦恭小大

有佳期戒之在至公方圓苟齟齬丈夫多英雄

洙曰周處風土

記七夕祠牽牛織女云此二星當會天漢中奕奕有白氣光曜五色以此為徵見者便拜而有乞也脩可曰謝朓七夕賦回龍駕之容裔趙曰白屋貧人之屋如周公下白屋之士公宮公侯之家出左傳有守於公宮洙曰崔寔四民月令七月七日曝經書及衣裳又荆楚歲時記七夕婦人結綵樓穿七孔針陳瓜果於庭以乞巧有蟾子網於瓜上則以為得巧鄭曰滾乙業切潤也齟壯所切齟偶許切不相值也夢符曰楚詞九辨圓鑿而方枘方吾固知其齟齬而難入容齋隨筆曰宋蒼梧王當七夕夜令楊玉夫伺織女渡河曰見當報我不見當殺汝錢希白洞微志載蘇德哥為徐肇祀其先人曰當夜半可以蓋俟鬼宿渡河之後翟公巽作祭儀十卷云或祭於昏或祭於旦皆非是當以鬼宿渡河為候而鬼宿渡河常在中夜必使人仰占以俟之葉少蘊云公巽博

學多聞援證皆有据不肯碌碌同衆所見必過人予按
天上經星終古不動鬼宿隨天西行春昏見於南夏晨
見於東秋夜半見於東冬昏見於東安有所謂渡河及
常在中夜之理織於昏晨與鬼宿正相反其理則同蒼
梧王荒悖小兒不足笑錢翟葉三公皆名儒碩學亦不
深考如此杜詩云牛女漫愁思秋期猶渡河牛女年年
渡何曾風浪生梁劉孝儀詩云欲待黃昏至含橋淺渡
河唐人七夕詩皆有此說此自是牽俗遺詞之過故杜
老又有詩云牽牛出河西織女處其東萬古永相望七
夕誰見同神光竟難候此事終蒙朧蓋自洞曉其實非
也

毒熱簡寄崔評事十六弟

大火運金氣荆揚不知秋林下有塌翼水中無行舟千

室但掃地閉闔人事休老夫轉不樂旅次兼百憂蝮蛇
暮偃蹇空床難暗投炎宵惡明燭况乃懷舊丘開襟仰
內弟執熱露白頭束帶負芒刺接居成阻脩何當清霜
飛會子臨江樓載聞大易義諷詠詩家流蘊藉異時輩
檢身非苟求皇皇使臣體信是德業優楚材擇杞梓漢
苑歸驂駟短章達我心理為識者籌

毒熱遣此不自煩
○洙曰陳孔璋檄

垂頭塌翼曰林下有塌翼謂鳥以熱而難飛也夢弼
曰載聞大易義諷詠詩家流美崔公之通于易復長于
詩也脩可曰左傳如杞梓皮革自楚往也雖楚有材晉
實用之趙曰漢苑歸驂駟則漢有大宛之馬識者指評

事也

雨三首

峽雲行清曉烟霧相徘徊風吹蒼江去雨灑石壁來淒淒生餘寒殷殷兼出雷白谷變氣候朱炎安在哉高鳥濕不下居人門未開楚宮久已滅幽佩為誰哀侍臣書

王夢賦有冠古才冥冥翠龍駕多自巫山臺

晦菴語錄杜詩多誤

字如風吹蒼江樹雨洒石壁來樹字無意思當作去字無疑宋玉高唐賦云楚襄王游於雲夢之臺望高唐有雲氣問玉曰此何氣也玉曰昔者先王嘗游高唐夢見一婦人曰安巫山之女也旦為朝雲暮為行雨其

夜王寢與神女遇明日
謂玉曰試為寡人賦之

青山淡無姿白露誰能數
片片水上雲蕭蕭沙中雨殊

俗狀巢居曾臺俯風渚佳
客適萬里沈思情延佇挂帆

遠色外驚浪滿吳楚久陰
蛟螭出寇盜復幾許

趙曰白露誰能

數借用佛書雨露
皆有頭數之義

空山中宵陰微冷先枕席
回風起清曉萬象萋已碧落
落出岫雲渾渾倚天石日假
何道行雨含長江白連檣
荊州船有士荷戈戟南防
草鎮慘霑濕赴遠役羣盜下

辟山摠戎備強敵水深雲光廓鳴鴈各有適漁艇息悠
悠夷歌負樵客留滯一老翁書時記朝夕

洙曰日有行
黃道赤道時

久陰雨不知日
所行何道也

種萬莖

既雨已秋堂下理小畦隔種一兩席許萬莖向二旬矣
而莖不甲坼獨野莧青青傷時君子或晚得微祿輒軻
不進因作此詩

序意如此詩亦無甚警異萬莖何足以
比君子直以莧出之差勝耳然非至論

陰陽一錯亂驕蹇不復理

特似有理○種萬莖得
此干涉甚大奇怪有味 枯旱

於其中災方慘如燬植物半蹉跎嘉生將已矣雲霞歛

奔命師伯集所使

師伯亦可用

指麾赤白日

却奇

瀕洞青光起

雨聲先已風散足盡西靡山泉落滄江霹靂猶在耳終

朝紆颿沓信宿罷瀟灑堂下可以畦呼童對經始莒芳

蔬之常隨事藝其子破塊數席間荷鋤功易止兩旬不

甲坼空惜埋泥滓野莧迷汝來宗生實於此

不知從何來而叢生

於此

此輩豈無秋亦蒙寒露委翻然出地速滋蔓戶庭毀

因知邪干正掩抑至沒齒賢良雖得祿守道不封已擁

塞敗芝蘭衆多盛荆杞中國陷蕭艾老圃永為恥登于

白玉盤藉以如霞綺覓也無所施胡顏入筐篚

趙曰漢書嘉生

之類注專指為禾師伯乃雨師風伯摘用之端本曰瀕洞雲色起貌己風猶言止風風止則雨降散足言雨散斜雨向西也脩可曰宗生字出蜀都賦其竹則宗生趙曰封己字出國語注云封厚也

晚晴

晚照斜初徹浮雲薄未歸江虹明遠飲峽雨落餘飛鳧

鵲終高去熊羆覺自肥

鳧鵲熊羆謂無託興則愈淺第語味無用深索

秋分客

尚在竹露夕微微

宿江邊閣

暝色延山徑，高齋次水門。
薄雲巖際宿，孤月浪中翻。

自是

仙鶴追飛盡，豺狼得食喧。
不眠憂戰伐，無力正乾坤。

鶴曰鶴鶴以喻軍士豺狼以喻盜賊是時蜀有崔旰之亂也

白鹽山

卓立羣峰外，蟠根積水邊。
他皆任厚地，爾獨近高天。

白勝千家邑，清秋萬估船。
詞人取佳句，刻畫竟誰傳。

希曰周顒

刻畫無鹽公，因山名白鹽。
山有此句。

灩澦堆

夢弼曰寰宇記夔州灩澦堆在州之西蜀江中心瞿唐峽口冬水淺出二十餘丈夏

水漲半沒洙曰世說灩澦如象瞿唐莫上灩澦如馬瞿唐莫下言其險絕舟人常以此候之

巨石水中央江寒出水長沉牛荅雲雨如馬戒舟航天

意存傾覆神功接混茫

此坡賦之祖

干戈連解纜行止憶垂

堂

每以諄複見意自是家數○洙曰楚俗禱雨必沈牛以谷神既爰盛傳千金之子不垂堂注云垂堂謂坐

堂外邊恐墮陸也

瞿唐懷古

西南萬壑注劬敵兩崖開地與山根裂江從月窟來削

成當白帝空曲隱陽臺疏鑿功雖美陶鈞力大哉

本中曰郭

璞江賦巴東之

峽夏后疏鑿

黃草

鄭曰峽中記三峽多黃草生虎豹資之

黃草峽西船不歸赤甲山下行人稀秦中驛使無消息

蜀道兵戈有是非萬里秋風吹錦水誰家別淚濕羅衣

語態流麗

莫愁劍閣終堪據聞道松州已被圍

趙曰黃草峽在涪州赤甲

山在夔州蜀道兵戈是時蜀中多故松州被圍指往事也詩意謂勿言劍閣之險可恃而欲割據雖松州在劍

閣內已有圍之者矣

蓋所以戒當時也

陪柏中丞觀宴將士二首

鶴曰柏中丞名貞節時為夔州都督公嘗為作

謝上

表

極樂三軍士誰知百戰場無私齊綺饌久坐密金章醉

客霑鸚鵡佳人指鳳凰幾時來翠節特地引紅粧

鸚鵡自負

能賦鳳凰指坐客奇瑞皆一時實事謂宴將士不當爾拘哉○薛夢符曰後漢黃祖之子射大會賓客有獻鸚鵡者射舉酒於稱衡曰今日無以娛賓願先生為之賦衡筆不停綴文無加點師曰佳人指鳳凰疑是秦弄玉吹簫乘鳳風飛去事

繡段裝簷額金花帖鼓腰一夫先舞劍百戲後歌樵江

樹城孤遠雲臺使寂寥漢朝頻選將應拜霍嫖姚

趙曰續段

指樂工之額飾金花指樂器之鼓飾歌樵謂戲為
夔峽樵歌之音也洙曰漢霍去病為嫖姚將軍

奉漢中王手札報韋侍御蕭尊師亡

秋日蕭韋逝淮王報峽中少年疑柱史多術怪仙公不

但時人惜祇應吾道窮一哀侵疾病相識自兒童

苦語略不

費思處處鄰家笛飄飄客子蓬強吟懷舊賦已作白頭翁

趙曰淮王以漢之淮南王安比漢中王柱史言韋侍御
老子為周柱下史而韋方少年故疑之仙公言蕭尊師
仙公疑有多術以延生故怪之洙曰晉向秀聞鄰人吹
笛發聲寥亮追想曩者游燕之好感哀而歎曹子建詩

轉蓬離本根飄飄隨長風類此遊客
子捐軀遠從戎潘安仁有懷舊賦

覽鏡呈柏中丞

渭水流關內終南在日邊
膽銷豺虎窟淚入犬羊天
起晚堪從事行遲更覺仙
鏡中衰謝色萬一故人憐

趙曰渭水

終南山在長安
日邊言帝都

聽楊氏歌

佳人絕代歌獨立發皓齒滿堂慘不樂
響下青虛裏江
城帶素月況乃清夜起老夫悲暮年壯士淚如水玉盃

久寂寞金管迷宮徵勿云聽者疲愚智心盡死古來傑

出士豈待一知己吾聞昔秦青傾側天下耳

宋曰漢李延年歌曰

北方有佳人絕代而獨立趙曰玉盃久寂寞言不敢爲聲金管迷宮徵言聲之不逮以形容歌聲之獨妙也修可曰列子秦青撫節悲歌聲振林木響遏行雲

秋日夔府詠懷奉寄鄭監

審

李賓客

之芳

一百韻

絕塞烏蠻北孤城白帝邊飄零仍百里消渴已三年雄
劍鳴開匣羣書滿繫船離心不展衰謝日蕭然筋力
妻孥問菁華歲月遷登臨多物色陶冶賴詩篇峽東滄

江起巖排古樹圓拂雲靈楚氣潮海蹴吳天

蜀地賦此故覺雄勝

煮井為鹽速燒畬度地偏有時驚疊嶂何處覓平川

鵝雙雙舞獼猴壘壘懸碧蘿長似帶錦石小如錢春草

何曾歇寒花亦可憐獵人吹戍火野店引山泉喚起搔

頭急扶行幾屐穿西京猶薄產四海絕隨肩幕府初交

辟郎官幸備員瓜時猶旅寓萍泛若蜆緣藥餌虛狼籍

秋風洒靜便開襟驅瘴癘明目掃雲烟高宴諸侯禮佳

人上客前

百韻鋪舒無不有最是寂寞中迷高宴無謂而點綴可觀轉入悲慨

哀箏傷老

大華屋艷神仙南內開元曲常時弟子傳法歌聲變轉

滿座涕潺湲

公自注都督柏中丞筵開梨園弟子李仙奴歌

弔影夔州僻回腸

杜曲煎即今龍廢水

公自注西京龍廢門苑馬門也渭水流苑門內

莫帶犬戎

羶耿賈扶王室蕭曹拱御筵東威滅蜂蠆戮力效鷹鷂

舊物森猶在凶徒惡未悛國須行戰伐人憶止戈鋌奴

僕何知禮恩榮錯與權胡星一彗孛黔首遂拘攣哀痛

絲綸切煩苛法令蠲業成陳始王兆喜出于畋宮禁經

綸密台階翊戴全熊羆載呂望鴻鴈美周宣側聽中興

主長吟不世賢音徽一柱數道里下牢千

公自注鄭在江陵李在夷

陵鄭李光時論文章並我先陰何尚清省沈宋欽聯翩

律比崑崙竹音知燥濕絃風流俱善價慳當久忘筌置

驛常如此登龍蓋有焉雖云隔禮數不敢墜周旋高視

收人表虛心味道玄馬來皆汗血鶴唳必青田羽翼商

山起蓬萊漢閣連管寧紗帽淨江令錦袍鮮東郡時題

壁南湖日扣舷遠遊臨絕境佳句染華牋每欲孤飛去

徒為百慮牽生涯已寥落國步尚迍邐衾枕成蕪沒池

塘作五示捐

公自注平生多病卜築遣懷因遭亂離故寢處宴安之地皆蕪沒棄捐也

別離憂

怛怛伏臘涕連連露菊斑豐鎬秋蔬影澗瀍共誰論昔

事幾處有新阡富貴空回首喧爭懶著鞭兵戈塵漠漠

江漢月娟娟局促看秋燕蕭疎聽晚蟬雕蟲蒙記憶烹

鯉問沈綿卜羨君平杖偷存子敬壇

謂空於寇盜僅存此耳

囊虛

把釵釧米盡拆花鈿甘子陰涼葉茅齋八九椽陣圖沙

北岸市暨瀼西巔

公自注市暨夔人語也市井泊船處謂之市暨江水橫通止公處居人謂

之羈絆心嘗折棲遲病即痊紫收岷嶺芋白種陸池蓮

色好梨勝頰穰多栗過拳勅厨唯一味求飽或三鱸

三鱸

押韻
可據

兒去看魚筍人來坐馬韉縛柴門窄窄通竹溜涓

涓塹抵公畦稜材依野廟孺缺籬將棘拒倒石賴藤纏

借問頻朝謁何如穩晝眠誰云行不速自覺坐能堅霧

雨銀章澁

奇語下
句不稱

馨香粉署妍紫鸞無近遠黃雀任翩

翾困學違從衆明公各勉旃聲華夾宸極早晚到星躔

懇諫留匡鼎諸儒引服虔不過輸鯁直會是正陶甄宵

旰憂虞軫黎元疾苦駢雲臺終日畫青簡為誰編行路

難何有招尋興已專由來具飛檝暫擬控鳴弦身許雙

峯寺門求七祖禪落帆追宿昔衣褐向真詮安石名高

晉

公自注鄭高簡得謝太傅之風

昭王客赴燕

公自注李宗親有燕昭之美燕周之裔也

中非阮籍查上似張騫披拂雲寧在

亦可解

淹留景不延

風期終破浪水怪莫飛涎他日辭神女傷春怯杜鵑淡

交隨聚散

古意不銜

澤國遶迴旋本自依迦葉何曾藉偃佺

鑪峯生轉眄橘井尚高褰東走窮歸鶴南征盡跼鵝晚

聞多妙教卒踐塞前愆顧愷丹青列頭陀琬琰鐫衆香

深黯黯幾地肅芊芊勇猛為心極清羸任體孱金篋空

刮眼鏡象未離銓

自行難以下但欲訪僧尋寺恍惚自悼。兩旋兩銓筌銓。洙曰烏蠻指

舊州以西有烏白蠻也希曰夔有鹽井煮泉為鹽洙曰峽土瘠雖居人燒地而耕謂之畬田兩京猶薄產公自謂有田在韋杜絕隨肩謂無故舊也曲禮五年以長則肩隨之趙曰嚴武鎮蜀辟公為參謀檢校工部員外郎故云交辟備員也洙曰瓜時借用左傳瓜時而往及瓜而代鶴曰明皇開元初置興慶宮謂之南內上精曉音律選樂工數百人自教法曲於梨園謂之梨園弟子又教宮女使習之趙曰公長安杜曲人今思故鄉而為之回腸也洙曰耿弇賈復後漢功臣也左傳見無禮於其君者誅之如鷹鷂之逐鳥雀又祀夏配天不失舊物漢書公孫弘贊衛青奮于奴僕今言奴僕何知禮指當時將帥多起于微賤也師曰胡星指安史亂也洙曰胡星

見漢天文志秦民黔首業成陳始王詩七月陳王業也
歐公曰此言肅宗成中興之業洙曰兆喜出于歐呂望
事注見前趙曰江陵有一柱觀峽州有下牢關此言鄭
李所在得音問頻數而相去千里也下又以陰鏗何遜
沈佺期宋之問能文章比之洙曰前漢志黃帝使伶倫
伐竹於崑崙之陰以作笛備可曰韓詩外傳趙王使人
於楚鼓瑟而遣之使者曰可記其柱王曰夫時有燥濕
絃有緩急柱有推移不可記也劉孝標廣絕交論撫絃
音徽未達燥濕變響洙曰漢鄭當時置驛馬長安諸郊
請謝賓客李膺以聲名自高士有被延接者名為登龍
門汗血馬注見前永嘉記青田有雙白鶴年年生子長
便去趙曰李賓客者太子官也故用四皓羽翼事鄭監
乃秘書監也故用蓬萊閭事後漢書學者稱東觀為老
氏藏室道家蓬萊洙曰魏管寧常着白帽居海徵命不
就趙曰陳江總為尚書令而傳不載錦袍事其文集則
有山水衲袍賦序云皇儲監國餘辰勞謙終宴有令以

衲袍降賜何以奉揚恩德夢弼曰東郡謂鄭在江陵南湖謂李在夷陵趙曰南湖言鄭也集有寄題鄭監湖亭詩洙曰歲時伏臘洛所以祭先公客寄中故遇伏臘而流涕豐鎬在長安澗澗在洛陽公之故鄉也揚子或問少而好賦曰然童子雕蟲篆刻古樂府呼兒烹鯉魚中有尺素書趙曰公言鄭李記憶其詩賦又嘗致書問病沈綿者久病之謂也洙曰漢嚴君平卜筮於成都市日閱數人得百錢則閉肆下簾而授老子晉阮宣子常步行以百錢掛杖頭至酒店便獨酣暢夢弼曰海陵卞衆謂今世圖畫所傳嚴君平挾著策攜筇竹杖亦掛百錢於杖頭故岑參詠君平卜肆詩云至今杖頭錢地上時有洙曰晉王獻之字子敬夜卧齋中有偷人入其室盜物都盡獻之徐曰青氍我家舊物可特置之羣盜驚走陣圖沙北岸謂諸葛亮造八陣圖在魚復平沙上趙曰岷嶺芋陸池蓮紀夔州寓居所有也洙曰漢楊震傳三禮一音善定功曰人來坐馬韉言貧無坐席也借用

戰國策蘇秦激張儀坐以破馬騶洙曰市師農人指田
遠近多云幾校鄭曰稜魯鄭切耒曰公睦官園也洙曰
漢鼂錯傳鑿大湖廟埤垣注云埤者內垣之外游地也
埤人緣切趙曰霧雨銀章澁公自謂銀章久不服也馨
香粉署妍蓋郎官握蘭含香又省中以粉畫之公雖為
工部員外郎徒想其官署之妍美耳洙曰漢匡衡傳諸
儒語曰無說詩匡鼎來張晏注云衡少字鼎後漢服虔
字子慎見儒林傳漢明帝畫名臣烈將於雲臺青簡殺
竹青為簡史臣所以記事者也田曰雙峯寺在韶州下
有曹溪七祖坡佛書自毗婆尼佛至釋迦牟尼佛謂之
七祖其所說七偈乃禪源也師曰自達摩至慧能謂之
中華六祖由五祖而上蓋梁隋開元以前人六祖慧能
其道至肅宗時方盛肅宗嘗自曹溪請其衣鉢歸內供
養以此考之六祖與子美蓋同時先後人也故求禪言
七祖而不言六祖也趙曰謝安字安石少有盛名燕昭
王卑身厚幣以招賢者士爭趨燕夢弼曰按廣德元年

遺李之芳等使吐蕃為虜所留二年乃得歸故以張騫
乘查事比之不是阮籍哭途窮者也又按後有哭之芳
詩云奉使失張騫亦此意洙曰披拂雲寧在用衛瓘見
樂廣曰若披雲霧覩青天師曰風期終破浪公欲下峽
歸故里也趙曰破浪借用宗慤願乘長風破萬里浪洙
曰飛涎字出郭璞江賦夢弼曰公自謂它日離憂遇峽
別巫山神女廟必在暮春聞杜鵑時也師曰本自依迦
葉言寓居僧舍也洙曰迦葉佛大弟子也偃佺仙人名
香爐峯在廬山蘇耽橘井在郴州遼東華表柱有鶴自
言丁令威去家千歲今始歸漢馬援南擊交趾在浪泊
西里間下滌上霧毒氣薰蒸仰視飛鳶跼跼墮水中晉
顧愷之嘗畫維摩相王簡栖嘗作頭陀寺碑文師曰幾
地釋氏有第一地至第十地言修行有漸也洙曰潘岳
籍田賦碧色肅其芊芊釋書云勇猛精進又云如良醫
治目即以金
毘刮其眼膜

存歿口號二首

公自注四子皆遊於藝故甫志之

席謙不見近彈碁畢曜仍傳舊小詩

公自注道士席謙吳人善彈碁畢曜

善為

玉局他年無限笑白楊今日幾人悲

山谷曰漢書梁冀能彈碁

小詩

注引藝經彈碁兩人對局白黑碁各六枚先列碁相當

更相彈也古今詩話彈碁有譜一卷皆唐賢所為其局

方二尺中心高如覆盆其巔為小壺四角微起李商隱

詩玉作彈碁局中心最不平洙曰玉臺集畢曜善為小

詩希曰張道陵修道既成老君降於成都地湧

玉局洙曰陶潛挽歌荒草何茫茫白楊亦蕭蕭

鄭公粉繪隨長夜曹霸丹青已白頭

公自注高士榮陽鄭虔善畫山水曹

霸魏曹髦之後善畫馬

天下何曾有山水人間不解重驂騑

亦怨甚○

容齋續筆曰杜子美存歿絕句每篇一存一歿蓋席謙
曹霸存畢暉鄭虔歿也黃魯直荆江亭即事十首其一
云閉門覓句陳無已對客揮毫秦少游正字不知溫飽
味西風吹渡古藤州乃用此體時少游歿而無已存也

送十五弟侍御使蜀

喜弟文章進添余別興牽數盃巫峽酒百丈內江船未

息豺狼鬪空催犬馬年歸朝多便道搏擊望秋天

洗曰峽人

以百丈繩牽船水自渝江合者謂之內江自渝由戎瀘
止蜀者謂之外江師曰鷹隼逢秋擊搏此喻御史之職
也

送李功曹之荊州充鄭侍御判官重贈

曾聞宋玉宅每欲到荊州此地生涯晚遙悲水國秋孤

城一柱觀落日九江流使者雖光彩青楓遠自愁

宋曰江陵

在荊州有宋玉宅韓愈為江陵法曹有詩云宋玉亭邊不得見是也又江山有臺唯一柱土人呼為一柱觀

別崔湜因寄薛璩孟雲卿

公自注內弟湜赴湖南幕職

志士惜妄動知深難固辭

十字有典有則

如何久磨礪但取不

磷緇風夜聽憂主飛騰急濟時荊州遇薛孟為報欲論

詩

宋曰論語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緇

巫峽啟廬奉贈侍御四舅別之澧朗

江城秋日落山鬼閉門中

語不必其盡不必可解漫發此義

行李淹吾

舅誅茅問老翁赤眉猶世亂青眼只途窮

未嘗白眼而亦途窮五字

宛轉可傷傳語桃源客人今出處同

洙曰誅茅謂卜居也趙曰桃源在朗州故有此

句

君不見簡蘇侯

君不見道邊廢棄池君不見前者摧折桐

疊意慷慨

百年死

樹中琴瑟一斛舊水藏蛟龍丈夫蓋棺事始定君今幸

未成老翁何恨憔悴在山中深山窮谷不可處霹靂飈

陋兼狂風

語雖少頓挫激越三四往返不嫌亂○夢弼曰庾信凝連珠龍門死樹尚抱咸池之曲希

曰韓詩外傳孔子曰
學而不已閭棺乃定

贈蘇四侯

異縣昔同遊各云厭轉蓬別離已五年尚在行李中戎
馬日衰息乘輿安九重有才何棲棲將老委所窮為郎
未為賤其奈疾病攻子何面鰲黑焉得豁心胷巴蜀倦
剽刼下愚成土風幽薊已削平荒徼尚彎弓斯人脫身
來豈非吾道東乾坤雖寬大所適裝囊空肉食哂菜色

少壯欺老翁況乃主客間古來偏側同君今下荆揚獨
帆如飛鴻二州豪俠場人馬皆自雄一請甘飢寒再請
甘養蒙洙曰為郎未為賤公自叙嘗為檢校工部員外郎也夢弼曰斯人指僕也來巴蜀故云東用馬融謂門人曰鄭生今去吾道東笑一請再請戒之之辭也洙曰養蒙欲其晦迹以自全也

別蘇僕赴湖南幕

故人有遊子棄擲傍天隅他日憐才命居然屈壯圖十
年猶塌翼絕倒為驚呼消渴今如在提攜愧老夫豈知
臺閣舊洗拂鳳凰雖得食翻蒼竹棲枝把翠梧北辰當

宇宙南嶽據江湖國帶烟塵色兵張虎豹符數論封內

事揮發府中趨

揮發非

贈爾秦人策莫鞭轅下駒

趙曰消渴今如

在公自言有此疾提攜愧老夫言不能提攜蘇篋為愧也洙曰詩箋鳳非梧桐不棲非竹實不食夢弼曰蘇篋往赴湖南幕故指其地南嶽而言也洙曰左傳秦伯使士會行繞朝贈之以策曰子無謂秦無人吾謀適不用也注云策馬提也漢灌夫傳上怒內史曰今日廷論局促効轅下駒

集千家註杜工部詩集卷十四

謹案第十六頁前一行桑田巫曰刊本曰訛山據
左傳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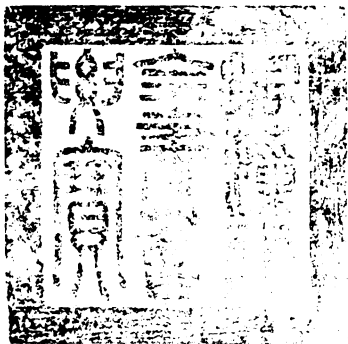
第二十六頁後八行夢見一婦人曰刊本見訛其
據文選改

第三十二頁前三行玉盤久寂寞刊本脫久字以
形容歌聲之獨妙也刊本複衍聲字今並增刪
第三十五頁前二行門求七祖禪刊本七訛未據
全唐詩改

第三十五頁後五行置興慶宮刊本置訛豈據唐
書改

第三十六頁後四行筮於成都市刊本成訛城據
後漢書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昭

校對官庶吉士臣嚴福

膳錄監生臣陸學稼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集千家註杜工部詩集卷十五



集千家註杜工部詩集卷十五

壯遊

大歷元年秋夔州作夢弼曰此篇叙壯年經遊之迹按唐書公少貧不自振客遊吳越還

以進士舉不中第遂遊齊趙間凡八九年復歸京師

陳子

壯遊十四五出遊翰墨場斯文崔魏徒

公自注崔鄭州尚魏豫州啟心

以我似班揚七齡思即壯開口詠鳳凰九齡書大字有
作成一囊性豪業嗜酒嫉惡懷剛腸脫略小時輩結交
皆老蒼飲酣視八極俗物都茫茫東下姑蘇臺已具浮

海航到今有遺恨不得窮扶桑王謝風流遠閨廬丘墓

荒劔池石壁仄長洲菱荷香嵯峨閭門北清廟映迴塘

每趨吳泰伯撫事淚浪浪枕戈憶勾踐渡浙想秦皇蒸

魚聞七首除道哂要章越女天下白鑑湖五月涼剡溪

蘊秀異欲罷不能忘歸帆拂天姥中歲貢舊鄉氣劇屈

賈壘目短曹劉牆忤下考功第獨辭京尹堂放蕩齊趙

間裘馬頗清狂春歌叢臺上冬獵青丘旁嘯鷹卓樞林

逐獸雲雪岡射飛曾縱控引臂落鵝鶻蘇侯據鞍喜

自公

注監門曹
曹蘇預

忽如攜葛彊快意八九年西歸到咸陽許與

必詞伯賞遊實賢王曳裾置醴地奏賦入明光天子廢
食召羣公會軒裳脫身無所愛痛飲信行藏黑貂寧免

弊斑鬢兀稱觴杜曲晚耆舊四郊多白楊坐深鄉黨敬

日覺死生忙

四句甚悲

朱門任傾奪赤族迭罹殃國馬竭粟

豆官鷄輸稻梁舉隅見煩費引古惜興亡河朔風塵起

岷山行幸長兩宮各警蹕萬里遙相望崆峒殺氣黑少

海旌旗黃禹功亦命子涿鹿親戎行翠華擁吳嶽螭虎

嗽豺狼爪牙一不中胡兵更陸梁大軍載草草凋瘵滿

膏肓備員竊補衮憂憤心飛揚上感九廟焚下憫萬民

瘡斯時伏青蒲廷諍守御牀君辱敢愛死赫怒幸無傷

聖哲體仁恕寓縣復小康哭廟灰燼中鼻酸朝未央小

臣議論絕老病客殊方鬱鬱苦不展羽翮困低昂秋風

動哀壑碧蕙捐微芳之推避賞從漁父濯滄浪榮華敵

勲業歲暮有嚴霜吾觀鴟夷子才格出尋常羣兇逆未

定側佇英俊翔

洙曰斯文崔魏徒以我似班揚謂當時崔鄭州魏豫州以公之文似班固揚雄

者也姑蘇吳臺名王謝謂晉王導謝安吳越春秋云吳王闔廬死大治丘塚葬之三日白虎居其上故號虎丘闔廬嘗鑄劍曰吳鉤故有劍池長洲苑名闔廬所遊獵處也修可曰闔廬立閭門以象天門清廟乃吳文帝孫和廟也子皓改葬和號明陵又置吳興郡太守四時奉祠立寢堂號曰清廟鶴曰蘇州有吳泰伯廟及勾踐廟洙曰越王勾踐卧則枕戈思有以報吳秦始皇浮江渡海至錢塘臨浙江上會稽立石刻紀秦德史刺客傳吳公子光欲殺吳王僚得專諸善待之於是具酒請王僚使專諸置匕首於魚炙之腹中以進而刺王僚僚死光自立為王是為闔廬朱買臣吳人也拜為會稽太守買臣衣故衣懷其印綬步歸郡邸直上計守邸者少見其綬怪之前引其綬視其印會稽太守章也守邸驚有頃買臣遂東傳去會稽聞太守且至發民除道夢弼曰鏡湖剡溪俱在會稽鄭曰天姥山名在剡縣南洙曰屈賈謂屈原賈誼也剡字出漢書賈山傳贊賈山目下剡上注云

劇音摩摩勵也曹劉謂曹子建劉公幹論語賜之牆也
及肩忤下考功第按唐武德初以考功郎監試貢舉人
貞觀以來以員外郎專掌貢舉至開元中徙貢舉於禮
部叢臺故趙王臺也青丘齊地名夢弼曰阜攄林雲雪
岡皆齊地洙曰晉山簡鎮襄陽每出遊多之習氏池輒
醉而歸時有童兒歌曰山公出何往往至高陽池時時
能騎馬倒著白接羅舉鞭問葛疆何如并州兒疆家在
并州簡愛將也時蘇侯與公同獵故公以葛疆為比夢
弼曰賞進實賢王謂如與汝陽王璿相善也洙曰楚元
王敬禮申公等穆生不嗜酒元王常為穆生設醴奏賦
入明光即玄宗朝獻太清宮饗廟及郊公獻大禮三賦
帝奇之蘇季子不用於秦而黑貂之裘弊潘岳秋興賦
斑鬢彪以承弁夢弼曰杜曲在長安公之家也白楊乃
墳上之木洙曰揚子解嘲客欲朱丹其穀不知一跌赤
吾之族夢弼曰國馬竭粟豆官雞輪稻梁開元太平日
久玄宗侈心自恣舞馬衣文采飼以粟豆又五坊有供

奉關雞又有關雞使百姓輸納稻粱以供養雞也洙曰
河朔風塵起謂祿山起於河朔岷山行幸長謂玄宗幸
蜀兩宮各警蹕謂肅宗即位靈武修可曰東宮故事天
子比大海太子為少海夏啓嗣禹位伐有扈之罪黃帝
與蚩尤戰涿鹿此喻肅宗親征也洙曰翠華天子旌旗
之飾也夢弼曰正異云吳岳在扶風下卞圜云在隴州
洙曰爪牙一不中謂房琯敗于陳濤斜韓曰大軍載草
草草草辛苦貌夢弼曰備員竊補家公自謂為左拾遺
也洙曰前漢史丹傳元帝欲易太子丹聞上獨寢直入
內伏青蒲上泣諫注云以青規地曰青蒲而陵面折廷
諍晉衛瓘欲啟廢太子託醉跪帝牀前以手撫牀曰此
座可惜范曄傳主憂臣辱主辱臣死檀弓申生不敢愛
其死夢弼曰公為拾遺嘗上疏言房琯不宜免相帝怒
詔三司雜問張鎰救之帝遂解今詩云君辱敢愛死赫
怒幸無傷謂此洙曰哭廟灰燼中時天子收復京師先
素服哭廟而後受朝夢弼曰之推避賞從詩意謂肅宗

中興公嘗扈從還京今日客於殊方如晉侯賞從亡者而介之推不言祿也滄浪水名在荊州漁父濯滄浪公自況也此詩兩押浪字字雖同而義則異爾洙曰范蠡佐勾踐破吳後乘扁舟入海變姓名達齊為鴟夷子

白帝

白帝城中雲出門
白帝城下雨翻盆
高江急峽雷霆鬬
古木蒼藤日月昏
戎馬不如歸馬逸
千家今有百家存
哀哀寡婦誅求盡
慟哭秋原何處村

洙曰古木一作翠木戎馬一作去馬

百家一作十家鶴曰此詩當是指崔旰之亂

雨

萬木雲深隱連山雨未開風扉掩不定水鳥過仍迴鮫
館如鳴杼樵舟豈伐枚清涼破炎毒衰意欲登臺

趙曰
風扉

謂舟中之扉也洙曰迷異記南海
中有鮫人室水居如魚不廢機織

雨晴

雨晴山不改晴罷峽如新天路休殊俗秋江思殺人有
猿揮淚盡無犬附書頻故國愁眉外長歌欲損神

垂白

垂白馮唐老清秋宋玉悲江喧長少睡樓迥獨移時多

難身何補無家病不辭甘從千日醉未許七哀詩

漢馮洸曰

唐以孝著為郎中署長事文帝文帝輦過問唐曰父老何自為郎趙曰宋玉九辨悲哉秋之為氣也洸曰中山有酒飲者一醉千日曹子建王仲宣張孟陽皆有七哀詩

洞房

趙曰此詩思長安而懷帝閨也

洞房環珮冷玉殿起秋風秦地應新月龍池滿舊宮繁

舟今夜遠清漏往時同

何限言外

萬里黃山北園陵白露中

語不迫切而意獨至謂此○悲慨滿目然不低賤故自可望○洸曰興慶宮明皇潛龍之地也有龍池在焉趙曰按長安志龍池本平地垂拱初因雨水流潦成小池至景龍中彌亘數頃深至數丈常有雲氣或見黃龍按

傳云唐帝微行而至黃山蓋
古扶風槐里縣有黃山宮

宿昔

洙曰此詩詠
天寶中事

宿昔青門裏蓬萊仗數移花嬌迎雜樹龍喜出平池落

日留王母微風倚少兒宮中行樂祕少有外人知

張萊
不凡

風刺俱有。逸曰青門長安東門也蓬萊殿名趙曰言
雜樹之花則如桃李之屬沈約詩春風搖雜樹洙曰柳
芳傳信記云天寶中興慶宮小龍常遊於
宮垣南溝水中衛青傳衛媼次女少兒

能畫

能畫毛延壽投壺郭舍人每蒙天一笑復似物皆春

說
畫

意不俗風而不犯

政化平如水皇恩斷若神時時用抵戲亦未

雜風塵

有體有理。洙曰：西京雜記：杜陵畫工毛延壽善為人形，必得其真。郭舍人善投壺，以竹為矢。

不用棘，也能激矢，令還一矢百餘反。謂之曉，每為武帝投壺，輒賜金帛。修可曰：神異傳：東王公與玉女投壺，投而不接，天為之笑。開口流光，今電是也。洙曰：抵戲，謂角抵之戲也。今兩兩相當，角力量其技，爾容齋三筆云：杜詩：「命意用事，旨趣深遠，若隨口一讀，往往不能解，如能畫詩第三聯，頗與前語不相貫穿。然按其旨，本謂技藝倡優不應蒙人主顧，所賞接然使化如水，恩若神為治大要，既無所損，則時或用此輩亦無害也。」

關雉

鶴曰：明皇好關雉，又教舞焉。四百蹄及於梨園，自教法曲，故此詩致感傷之意焉。鮑曰：陳

鴻東城父老傳云：明皇以乙酉生，而喜關雉兆，亂之象也。

鬪雞初賜錦舞馬既登牀簾下宮人出樓前御柳長僊

遊終一閤女樂久無香寂寞驪山道清秋草木黃

趙曰明皇

好鬪雞有賈昌者以善養雞蒙寵當時為之歌曰生兒不用識文字鬪雞走馬勝讀書賈家小兒年十三富貴榮華代不如推此則賜錦可知矣洙曰明皇嘗令教舞馬四百蹄目之為某家驕其曲謂之傾杯樂奮首鼓尾無不應節又施三層木床舞馬於上抃轉如飛命壯士舉馬於榻上安祿山亂馬散落人間田承嗣得之一日軍中大饗馬聞樂而舞承嗣以為妖而殺之容齋三筆云先忠宣公在北方得唐人畫驪山宮殿圖一軸華清宮居山巔殿外垂簾宮人無數穴簾隙而窺一時伶官戲劇品類雜皆皆列于下老杜鬪雞一詩真所謂覩見也

歷歷

歷歷開元事分明在眼前無端賊盜起忽已歲時遷

峽西江外秦城北斗邊為郎從白首卧病數秋天

趙曰長安

城謂之北斗城夢符曰漢武故事上至郎署見顏駟問何時為郎何其老也夢弼曰公為尚書員外郎故云

洛陽

洛陽昔陷沒胡馬犯潼關天子初愁思都人慘別顏清

茄去宮闕翠蓋出關山故老仍流涕龍髯幸再攀

趙曰天寶

十四載祿山陷東京洛陽次年遂陷潼關洙曰翠蓋出關山謂車駕幸蜀也鶴曰龍髯再攀謂二聖還京時也

趙曰黃帝鑄鼎於荆山鼎既成龍垂胡髯下迎羣臣
從上七十餘人餘小臣不得上乃悉挽龍髯髯拔墮

驪山

驪山絕望幸花萼罷登臨地下無朝燭人間有賜金使人

不忍言好鼎湖龍去遠銀海鴈飛深萬歲蓬萊日長懸舊羽

林洙曰明皇歲幸驪山又嘗於上都建花萼相輝樓為
諸王宴集之地黃帝鑄鼎荆山下後世名其處曰鼎
湖劉向傳秦始皇葬於驪山之阿下銅三泉上崇山墳
石椁為遊宮人膏為燈燭水銀為江海黃金為鳧鴈趙
曰何遜經孫氏陵詩銀海終無浪金鳧會不飛洙曰蓬
萊殿名羽林星名漢有羽林軍趙曰謂平時蓬萊殿中
之日懸於殿間今則懸在
舊羽林中羽林陵寢者

提封

提封漢天下萬國尚同心借問懸車守何如儉德臨時

徵俊又入莫慮犬羊侵願戒兵猶火恩加四海深

洙曰漢東

方朔傳提封頃畝注謂提舉四方之內總計其數也趙曰懸車束馬言至險也詩意謂以險為守莫若臨之以儉德也易否卦象曰君子以儉德辟難洙曰莫慮一作草竊左傳東仲曰兵猶火也弗戢將自焚

偶題

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作者皆殊列名聲豈浪垂騷人嗟不見漢道盛於斯前輩飛騰入餘波綺麗為後賢

兼舊例歷代各清規法自儒家有心從弱歲疲永懷江
左逸多病鄴中奇駉驥皆良馬麒麟帶好兒車輪徒已
斷堂構惜仍虧謾作潛夫論虛傳幼婦碑緣情慰漂蕩
抱疾屢遷移經濟慚長策飛棲假一枝塵沙傍蜂蠆江
峽繞蛟螭蕭瑟唐虞遠聯翩楚漢危聖朝兼盜賊異俗
更喧卑鬱鬱星辰劒蒼蒼雲雨池兩都開幕府萬寓插
軍麾南海殘銅柱東風避月支音書恨烏鵲號怒怪熊
羆稼穡分詩興柴荆學土宜故山迷白閣秋水憶皇陂

不敢要佳句愁來賦別離

洙曰舊例一作舊制趙曰心從弱歲疲公自謂也江左指

嵇阮絕謝之作也郭中指曹丕兄弟及當時七子之作也洙曰莊子桓公請書於堂上輪扁斲輪於堂下曰以臣之事觀之斲輪得之於手而應之於心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於臣是以有年七十而老斲輪古之人與其不可傳也死矣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粕已夫書若考作室既底法厥子乃弗肯堂矧肯構夢弼曰按麒麟帶好兒及車輪徒已斲之句公蓋自歎弱歲苦學為文今雖幸有子而有不能傳之妙也○洙曰後漢王符隱居著書以譏當時得失不欲彰顯其名號曰潜夫論語林曹操與楊修讀曹娥碑碑陰有八字曰黃絹幼婦外孫蠶白修知之操行三十里乃悟此言絕妙好辭陸機文賦詩緣情而綺麗張華傳寶劍之精上徹于天周瑜傳蛟龍得雲雨恐非池中物也馬援征南立銅柱以勒功趙曰月支以比吐蕃也白闕乃

終南山相附之山皇陂
則皇子陂也皆在關中

吾宗

公自注衛倉曹宗簡鶴曰按世系表
宗簡出襄陽房為益州司馬叅軍

吾宗老孫子質朴古人風耕鑿安時論衣冠與世同在
家常早起憂國願年豐

山林塵土
婉有餘情

語及君臣際經書滿

腹中

第五弟豐獨在江左近三四載寂無消息覓使寄
此二首

亂後嗟吾在羈棲見汝難草黃驥驥病沙晚鵲鵲寒楚

設關城險吳吞水府寬十年朝夕淚衣袖不曾乾

孫年老云

草黃驥驥病沙晚鶴鵠寒言祿薄君子不得志世亂兄弟不相見也趙曰夔峽為楚地之險阻吳中則有三江

震澤

聞汝依山寺杭州定越州

情素懇切開口便是

風塵淹別日江漢

失清秋影著啼猿樹

清苦

魂飄結蜃樓明年下春水東盡

白雲求

趙曰盧照鄰巫山高詩莫辨啼猿樹洙曰史記天官書海傍蜃氣象樓臺

送田四弟將軍將夔州柏中丞命起居江陵節度

陽城郡王衛公幕

洙曰一云夔府送田將軍歸江陵

離筵罷多酒起地發寒塘

多酒可起地不可起地發又不可

回首中丞

座馳牋異姓王燕辭楓樹日鴈度麥城霜空醉山翁酒

遙憐似葛彊

趙曰御史中丞謂之獨坐漢有異姓諸侯王洙曰葛彊山簡愛將也注見前姜弼曰

以山公比柏中丞以葛彊比田將軍

解悶十二首

草閣柴扉星散居浪翻江黑雨飛初山禽引子哺紅果

溪女得錢留白魚

本一作溪友先生云女字是

商胡離別下揚州憶上西陵故驛樓為問淮東米貴賤

老夫乘興欲東流

一辭故國十經秋每見秋瓜憶故丘今日南湖采薇蕨

何人為覓鄭瓜州

公自注今鄭祕監審。因瓜憶鄭審為金陵有瓜州號鄭瓜州皆詞人風

流洑蕩之態亦多類此。趙曰邵平種瓜長安東門公長安人故感秋瓜而懷故鄉也師曰瓜州金陵之別號鄭審乃公之故人也

沈范早知何水部曹劉不待薛郎中獨當省署開文苑

兼泛滄浪學釣翁

如此作詩宜注者不能曉也。趙曰何水部乃何遜也早為沈約范雲所

知薛郎中薛璩也若薛郎中者恨不與曹植劉楨同時後山詩話子美懷薛璩云獨當省署開文苑兼泛滄浪

學釣翁蓋省署開文苑滄浪學釣翁璩之詩也夢弼曰或云公取璩之詩廣之以美璩前在省部今在荆南也

李陵蘇武是吾師孟子論文更不疑

公自注校書郎孟雲卿。此孟子亦

差一飯未曾留俗客數篇今見古人詩

洙曰世言五言詩始於蘇武李

陵

復憶襄陽孟浩然清詩句句盡堪傳即今耆舊無新語

謾釣槎頭縮項鱖

謂但有鱖魚差可口耳無復有詩也洙曰孟浩然開元時人有詩云梅

花殘臘月柳色半春天鳥泊隨陽鴈魚藏縮項鱖又云試垂竹竿釣果得槎頭鱖趙曰習鑿齒襄陽耆舊傳云漢水中鰠魚甚美禁人捕以槎斷水因謂之槎頭鰠曰宋張敬兒作書與蕭道成云奉槎頭縮項鱖一千八

百頭

陶冶性靈存底物新詩改罷自長吟熟知二謝將能事

頗學陰何苦用心

韓子蒼曰東坡今集本蜜酒歌少兩句改數字蘇公下筆奇偉尚寬定如

此嘗語參寥曰如老杜言新詩改罷自長吟者乃知此老用心甚苦後人不復見其剗剗但稱其渾厚耳鶴曰二謝謂靈運惠連陰何謂陰鏗何遜也

不見高人王右丞藍田丘壑蔓寒藤最傳秀句寰區滿

未絕風流相國能

公自注右丞弟今相國縉。公詩晚年多倒用老態其所自得然未可盡

以為法黃山谷偏嗜此等自取成家此能字又別本是未害其弟為能耳。洙曰按唐書王維字摩詰與弟縉

齊名肅宗時維連尚書右丞晚年得藍田別墅奇勝所賦詩號輞川集代宗時縉為宰相代宗嘗求維文縉集之上

先帝貴妃俱寂寞荔枝還復入長安炎方每續朱櫻獻

玉座應悲白露團

櫻桃薦廟荔枝繼之故有霜露之感但語晦然尚可曉。洙曰楊貴妃傳

妃嗜荔枝必欲生致之乃置騎傳送數千里味色未變至京師趙曰禮記仲夏之月天子以含桃先薦寢廟注

云即櫻桃也

憶過瀘戎摘荔枝青楓隱映石逶迤京華應見無顏色

紅顆酸甜只自知

謂色變。洙曰蜀中惟瀘戎二州產荔枝

翠瓜碧李沈玉甃赤梨蒲萄寒露成可憐先不異枝蔓

此物娟娟長遠生

兩語兩意。洙曰玉甃井也。趙曰此物指言荔枝也。

側生野岬及江蒲不熟丹宮滿玉壺雲壑布衣飴背死

勞生重馬翠眉須

趙注意是如此但蒲欠自注勞生重馬有此意未有此辭然極以重字為

老顏費解說。趙曰此篇山谷云亦貢荔枝之什蜀都賦側生荔枝江蒲則自我甃而下例以或為蒲今官私契約皆然因以押韻丹宮神仙之宮以比禁苑玉壺珍貴之器以言至尊之奉惟其不熟丹宮而滿玉壺所以求之於遠也山谷云側生荔枝見左太冲蜀都賦雲壑布衣臨武長唐羌上書諫荔枝也見後漢和帝紀生當作人而鄰切武后改人為生因而誤寫重當作害疎當作須別本如此翠眉謂妃子也

哭王彭州掄

執友驚淪沒斯人已寂寥
新文生沈謝異骨降松喬
北

部初高選東堂早見招
蛟龍纏倚劍鸞鳳夾吹簫
挽詩有此

威麗。此武藝此美人殊有制作挽詩出此又別
歷職漢庭久中年胡馬驕兵

戈聞兩觀寵辱事三朝
語有商量蜀路江干窄彭門地遙

解龜生碧草諫獵阻青霄
頃壯戎麾出叨陪幕府要將

軍臨氣候壯士塞風飈
亦有氣象井漂泉誰汲烽疎火不燒

前籌多自暇隱几接終朝
翠石俄雙表寒松竟後凋
贈

詩焉敢墜染翰欲無聊再哭經過罷離魂去住銷之官
方玉折寄葬與萍漂曠望渥洼道霏微河漢橋夫人先
即世令子各清標巫峽長雲雨秦城近斗杓馮唐毛髮

白歸興日蕭蕭

洙曰沈謝謂沈約謝靈運也松喬謂赤松子王子喬也趙曰北部高選言王掄

初官得京畿尉用曹操年二十除洛陽北部尉東堂見
招言王掄朝見也東堂亦臨幸延見之處如晉郗詵遣
刺史武帝於東堂會送問詵曰卿自以為何如詵有桂
林一枝之對蛟龍纏綰用延平津劍躍水化龍鸞鳳吹
簫用簫史教弄玉吹簫而鳳凰至洙曰中年胡馬驕謂
安史之亂兩觀闕也東京賦建象觀之兩觀趙曰三朝
謂明皇肅宗代宗洙曰彭門蜀之彭州也解龜謂官滿
解印也謝靈運詩解龜在景平諫獵用司馬相如上疏

諫獵趙曰諫獵阻清霄王掄在彭州必曾上封事不報
叨陪幕府要掄在彭州又參成都節度軍謀故云希曰
唐人多言戎麾如杜佑制出總戎麾洙曰易井渫不食
趙曰凡軍旅所在必先論井泉凡有警必頻舉烽火今
井泉不汲而烽火不燒則無事矣皆以王掄參謀所致
而然也洙曰張良借箸前籌莊子南郭子綦隱几而坐
趙曰再哭經過罷謂聞掄之死已哭矣今靈輿經過夔
州再哭焉洙曰之官字用漢書蕭望之便道之官趙曰
渥洼道如天馬篇天馬徠循東道河漢橋如世傳織女
渡河而烏鵲為橋此言掄之喪在道路所歷也秦城謂
長安馮唐公
自喻注見前

覆舟二首

夢弼曰此詩諷玄宗好神仙黔陽郡秋
貢丹砂等物以供燒煉之用而使者乃

沉其
舟也

巫峽盤渦曉照陽貢物秋丹砂同隕石翠羽共沈舟

使空斜影

斜字得意

龍居閼積流篙工幸不溺俄頃逐輕鷗

洙曰郭璞江賦盤渦谷轉隕石字出左傳趙曰羈使空斜影一句寫出押船使者船覆而無聊之意盡矣

竹宮時望拜桂館或求僊姹女凌波日神光照夜年徒

聞斬蛟劍無復囊犀船使者隨秋色迢迢獨上天

言船已覆

矣空隨秋色而去猶前斜字無聊之意此舟必當時求藥方士之類。洙曰前漢禮樂志武帝以正月上辛用事甘泉園丘昏祠至明夜常有神光集于祠壇天子自竹宮望拜百官侍祠皆肅然動心焉郊祀志武帝時公孫卿曰仙人好樓居於是令長安作飛廉桂館山谷曰竹宮桂館事皆語諷玄宗好神仙夢弼曰漢真人大丹

詠姁女隱在丹砂中注云姁女真汞也又道家四象論
西方庚辛金淑女之異名故有姁女黃婆嬰兒之號洙
曰曹子建洛神賦凌波微步羅襪生塵呂氏春秋荆人
飲飛得寶劍渡江中流兩蛟繞舟幾沒飲飛拔劍斬蛟
乃得濟晉溫嶠宿牛渚磯下世云
其下多怪物嶠遂焚犀角照之

峽口二首

峽口大江間西南控百蠻城歌連粉堞岿斷更青山開
聞當天險防隅一水關亂離聞鼓角秋氣動衰顏

洙曰防隅

一水關蓋峽口
有關斷以鐵鎖

時清關失險世亂戟如林去矣英雄事荒哉割據心盧

花留客晚楓樹坐猿深疲茶煩親故諸侯數賜金

公自注主

人柏中丞頻分月俸洙曰當公孫述劉備在蜀之際夔峽為要衝也

秋風二首

秋風淅淅吹巫山上牢下牢修水關吳檣楚旆牽百丈

暖向神都寒未還要路何日罷長戟戰自青羌連白蠻

中巴不得消息好瞋傳戍鼓長雲間

洙曰上牢下牢皆峽內地名水關關

津也師曰春夏多雨水秋冬多旱乾修水關必在秋時夢符曰今湖湘間行舟以竹相續為索以引上水舟謂之百丈夢弼曰按唐志光宅元年號東都曰神都暖向神都寒未還要謂輸運入京師也鶴曰青羌謂吐谷渾嘗

封青海國王趙曰嵩
州以西有烏蠻白蠻

秋風淅淅吹我衣東流之外西日微天清小城檣練急
石古細路行人稀不知明月為誰好早晚孤帆他夜歸
會將白髮倚庭樹故園池臺今是非

如竹枝樂府矯矯
長句不必親切夢

弼曰他一作也趙曰此寫眼前之
景宛轉含蓄道不盡淒感之意

西閣二首

大歷元年秋夔州作鶴曰
公時寓居夔州之西閣

巫山小搖落碧色見松林百鳥各相命孤雲無自心

五字

甚怨而不盡
言開合盡之層軒俯江壁要路亦高深朱紱猶紗帽新

詩近玉琴功名不早立衰疾謝知音哀世非王粲終然

學越吟

夢弼曰周書時訓鵲始鳴通卦駟鵲伯勞也鳴者相命也漢末西京擾亂王粲去而依劉表於

荊州思歸作登樓賦云莊舄顯而越吟史記越人莊舄在楚有頃而病楚王使人察其意之所向聞其越聲知其思越也

懶心似江水日夜向滄洲不道含香賤其如鑷白休經

過凋碧柳蕭瑟倚朱樓畢娶何時竟消中得自由豪華

看古往服食寄冥搜詩盡人間意兼須入海求

田曰應劭漢官

儀桓帝時侍中刁存年老口臭上出雞舌香與含之後尚書郎含雖舌香始於此夢弼曰公自謂為員外郎也

田曰南史鬱林王年五歲戲高帝傍帝令左右鑷白髮問王我誰耶荅曰大翁帝笑謂左右曰豈有為人作曾祖而拔白髮乎即擲鏡鑷洙曰向子平男女嫁娶畢斷家事勿相關趙曰消中公素有消渴疾洙曰選服食求神仙天台賦速寄冥搜

社日二首

九農成德業百祀發光輝報效神如在馨香舊不違南

翁巴曲醉北鴈塞聲微尚想東方朔詆諧割肉歸

洙曰左傳

少皞氏以九扈為九農正趙曰公時寓夢故稱南翁以醉而歌巴渝之曲洙曰漢武帝伏日詔賜從官肉太官日晏不來東方朔獨拔劍割肉謂同官曰伏日當早歸請受賜即懷肉去大官奏之詔朔自責朔曰拔劍割肉

一何壯也割之不多又何廉也歸遺細君又何仁也鮑
曰史記諸侯表秦德公二年初作伏祠社磔狗邑四門
則祠社用伏日此
詩用伏日事何疑

陳平亦分肉太史竟論功今日江南老他時渭北童

社日

詩如此不待物色

歡娛看絕塞涕淚落秋風
鴛鴦迴金闕誰憐

病峽中

洙曰漢陳平傳里中社平為宰分肉甚均父老曰善陳孺子之為宰平曰嗟乎使平得宰天下

亦如此肉矣夢弼曰陸機曰社之日至太史占事洙曰公生於渭北老於江南末句蓋自傷也

江月

江月光於水高樓思殺人
天邊長作客老去一霑巾玉

露團清影銀河沒半輪誰家挑錦字燭滅翠眉頻鄭曰

吏切夢弼曰按唐韻作字去聲藏柞切又則箇切晉列女傳寶滔妻蘇氏織錦為迴文旋圖詩以贈滔循環讀之詞意

懷婉

吹笛

吹笛秋山風月清誰家巧作斷腸聲風飄律呂相和切
月傍關山幾處明胡騎中宵堪北走武陵一曲想南征

故園楊柳今搖落何得愁中却盡生

師曰晉劉琨為并州刺史嘗為胡騎

所圍琨乘月登樓清嘯賊聞之長歎中夜吹胡笳賊又流涕歔歔有懷土之思遂棄圍而去夢弼曰樂府橫吹

笛有闕山月折楊柳又有武漢深詞解題云馬援南征所作援門人袁生者善吹笛援作歌以和之名曰武漢深其曲曰滔滔武漢一何深飛鳥不渡獸不臨嗟哉武漢多毒淫趙曰故園指杜陵緣笛有折楊柳之曲故思感之也

孤鴈

孤鴈不飲啄飛鳴聲念羣誰憐一片影相失萬重雲

亦未

盡著望盡似猶見哀多如更聞野鷗無意緒鳴噪自紛紛

遣愁

養拙蓬為戶茫茫何所開江通神女館地隔望鄉臺漸
惜容顏老無由弟妹來兵戈與人事回首一悲哀
洙曰
巫山

有神女廟成
都有望鄉臺

夔府書懷四十韻

昔罷河西尉初興薊北師不才名位晚敢恨省郎遲
扈聖崆峒日端居滌瀕時萍流仍汲引樗散尚恩慈
遂阻雲臺宿常懷湛露詩翠華森遠矣白首颯淒其
拙被林泉滯生逢酒賦欺文園終寂寞漢閣自磷緇
病隔君臣

議慚紆德澤私揚鑣驚主辱拔劍撥年衰

奇壯可尚

社稷經

綸地風雲際會期血流紛在眼涕泗亂交頤四瀆樓船

泛中原鼓角悲賊壕連白翟戰瓦落丹墀先帝嚴靈寢

宗臣切受遺恒山猶突騎遼海競張旗田父嗟膠漆

此膠

漆誰曉似
謂難解耳

行人避蒺藜

上句兵連禍結

總戎存大體降將飾卑

詞楚貢何年絕堯封舊俗疑長吁翻北寇一望卷西夷

不必陪玄圃超然待具茨凶兵鑄農器講殿闢書幃

好氣

象有意思又非衣冠紫宸體面語

廟筭高難測天憂實在茲形容真潦

倒答效莫支持使者分王命羣公各典司恐乖均賦歛
不似問瘡痍萬里煩供給孤城最怨思綠林寧小患雲
夢欲難追即事須嘗膽蒼生可察眉

老成語

議堂猶集鳳

貞觀是元龜處處喧飛檄家家急競錐蕭車安不定蜀
使下何之釣瀨疎墳籍耕巖進奕碁

所進止此善自道

地蒸餘

破扇冬暖更織絺豺遘哀登楚麟傷泣象尼衣冠迷適
越藻繪憶遊睢賞月延秋桂傾陽逐露葵大庭終反撲
京觀且僵尸高枕虛眠晝哀歌欲和誰南宮載勲業凡

百慎交綏

交綏自喻甫出蜀時時有意歸朝如台分雙賜筆如歸朝日簪笏筋力定如何○洙曰此

詩公首叙初名試集賢院授河西尉不拜值祿山反繼而扈從肅宗于外所謂崆峒日者蓋肅宗嘗幸平涼郡未幾公入蜀為工部員外郎今又居夔州故有萍流檣散之歎也夢弼曰漢司馬相如為孝文園令公嘗獻三賦故以相如為比楊雄校書天祿閣上治獄使來收雄雄乃自閣上自投下公嘗言房琯不宜罷相忤肅宗故以揚雄事為比洙曰漢光武救昆陽會大雷風屋瓦皆飛蕭何傳一代宗臣公孫弘傳受遺則霍光金日磾師曰先帝嚴靈寢言肅宗收京修寢廟也宗臣切受遺言受遺詔立代宗也洙曰恒山謂河北遼海謂遼東皆史思明之窟穴也總戎謂元帥時代宗為帥左傳齊責楚爾貢包茅不入趙曰北寇指安史西夷指吐蕃不必陪玄圃公自喻不必在朝列也洙曰莊子黃帝將見大隗乎具茨之山至于襄城之野七聖皆迷適遇牧馬童子

問塗焉家語鑄劍戟以為農器漢文帝集上書囊為殿
幃趙曰孤城指言夔州洙曰後漢劉玄傳諸亡命共攻
離鄉聚藏於綠林中注綠林山在今荊州韓信傳有告
信欲反上患之用陳平計偽遊於雲夢遂擒信以歸爾
雅釋地楚有雲夢詠曰綠林雲夢謂荆楚復亂也洙曰
越王思有以報吳出入嘗膽趙曰議堂者議政之堂議
政當以貞觀為龜鑑也洙曰江淹書競雖刀之利孝祥
曰競雖言賦敵之急也趙曰漢蕭育傳哀帝時南郡多
盜賊拜育為南郡太守上以育耆舊名臣乃以三公使
傳載育入殿中受策曰南郡盜賊為害朕甚憂之太守
威信素著其為民除害安元元而已亡拘於小文洙曰
漢司馬相如使蜀因諭巴蜀父老趙曰釣瀨耕巖公借
以自述也巖子陵釣處後人名為巖陵瀨鄭子真耕於
巖石之下地蒸冬暖言夔之風土也洙曰王粲七哀詩
西京亂無象豺虎方遘患又南登瀘陵岸回首望長安
公羊傳魯哀公西狩獲麟孔子反袂涕下曰吾道窮矣

趙曰王粲登荊州之樓而作賦孔子之生其父母禱於
尼丘故名丘傳記又載孔子之首象尼山莊子宋人資
章甫而適越越人斷髮文身無所用之夢弼曰三國陳
孔璋為曹洪與魏文帝書遊雖渙者學藻繪之絲注云
雖渙二水名其處人能織藻績錦綺天子御服出焉趙
曰渙水在南都宋州公少年嘗遊此洙曰曹子建表若
葵藿之傾太陽趙曰大庭氏至德之世也洙曰左傳古
者明王伐不敬取其鯨鯢而封之以為大戮於是乎有
京觀後漢明帝追感前世功臣圖
畫於南宮雲臺左傳交綏而退

十六夜翫月

舊挹金波爽皆傳玉露秋關山隨地闊河漢近人流
谷口樵歸唱孤城笛起愁巴童渾不寐半夜有行舟

洙曰
漢郊

祀歌月穆穆以金波希曰公於月詩多用關山蓋本樂府有關山月又王褒詩關山夜月明鶴曰夔州古巴子國

贈李十五丈別

鶴曰李祕書文蔚也公先有奉寄二首約其來會於夔此又在夔贈

別其奉寄詩中亦有玄成負文彩衣冠八尺身之句

峽人鳥獸居其室附層巔下臨不測江中有萬里船多
病紛倚薄少留改歲年絕域誰慰懷開顏喜多賢孤陋
忝末親等級敢比肩人生意氣合相與襟袂連一日遣
兩僕三日共一筵揚論展寸心壯筆過飛泉玄成美價

存子山舊業傳不聞八尺軀常受衆目憐且為苦辛行

蓋被生事牽北迴白帝棹南入黔陽天沂公制方隅公自

注沂公李勉也
宗室鄭惠王孫

迥出諸侯先封內如太古時危獨蕭然

清高金莖露正直朱絲絃昔在堯四岳今之黃潁川于

邁恨不同所思無由宣山深水增波解榻秋露懸客遊

雖云久亦思月再圓晨集風渚亭醉操雲嶠篇丈夫貴

知己歡罷念歸旋

趙曰謝靈運詩拙疾相倚薄洙曰漢
韋賢少子玄成復以明經歷位至丞

相南北朝庾信字子山父肩吾與徐陵父子文並綺艷
世號為徐庾體鶴曰黔陽黔州也屬江南道沂公李勉

也封汧國公時為江西觀察使治在洪州今李十五丈
往謁之由黟陽以入豫章也故下有解榻秋露懸之句
是就用陳蕃事洙曰金莖字出西都賦謂漢武帝承露
盤之銅柱也鮑明遠詩直如朱絲繩竟時義和四子分
掌四岳之諸侯漢黃霸為潁川
太守有治狀此以美汧公也

送覃二判官

先帝弓劍遠小臣餘此生蹉跎病江漢不復謁承明
餞爾白頭日永懷丹鳳城遲遲戀屈宋渺渺臥荆衡
魂斷航舸失天寒沙水清肺肝若稍愈亦上赤霄行
趙曰先帝謂肅

宗小臣公自謂也承明殿名丹鳳城
指長安以秦弄玉吹簫鳳集而名

江上

江上日多雨蕭蕭荆楚秋高風下木葉永夜攬貂裘
業頻看鏡行藏獨倚樓時危思報主衰謝不能休

後山詩話

裕陵嘗觀子美詩勲業頻看鏡行藏獨倚樓謂甫之詩皆不追此

戲寄崔評事表姪蘇五表弟韋大少府諸姪

隱豹深愁雨潛龍故起雲泥多仍徑曲心醉阻賢羣忍

待江山麗還披鮑謝文高樓憶疎豁秋興坐氤氲

定功曰劉

向列女傳陶荅子妻諫其夫曰妾聞南山有玄豹霧雨七日而不下食者欲以澤其毛而成文章故藏以遠害

也洙曰鮑謝謂
鮑照謝靈運也

西閣雨望

樓雨霑雲幔山寒著水城
楚楚逕添沙面出湍減石稜生

菊蕊淒疎放松林駐遠情
滂沱朱檻濕萬慮倚簷楹

晚晴吳郎見過北舍

圃畦新雨潤愧子廢鉏來
竹杖交頭拄柴扉隔徑開
欲棲羣鳥亂未去小童催
明日重陽酒相迎自醺醅

九日諸人集于林

九日明朝是相要舊俗非老翁難早出賢客幸知歸舊
采黃花贖新梳白髮微謾看年少樂忍淚已霑衣

梅曰贖石

證切有餘也

夜

露下天高秋水清空山獨夜旅魂驚疎燈自照孤帆宿
新月猶懸雙杵鳴南菊再逢人臥病北書不至鴈無情
步蟾倚杖看牛斗銀漢遙應接鳳城

定功曰王粲七哀詩獨夜不能寐鵲

曰公以去年秋至雲安故云南菊再逢趙曰鳳城言長安

秋日寄題鄭監湖上亭三首

鶴曰鄭審湖亭在峽州

碧草遶春意沅湘萬里秋
池要山簡馬月靜庾公樓
磨滅餘篇翰平生一釣舟
高唐寒浪減髣髴識昭丘

洙曰晉山

簡庾亮事竝見前注荆州有楚昭王墓王粲登樓賦云西接昭丘

新作湖邊宅還聞賓客過
自須開竹徑誰道避雲蘿
官

序潘生拙才名賈誼多捨舟應卜地鄰接意如何

洙曰晉潘

岳仕宦不達乃作閒居賦曰僕自弱冠涉于知命之年
八徙官而一進階再免除名一不拜職遷者三而已矣
雖通塞有命抑亦拙者之效
也漢賈誼年少通諸家之書

暫住蓬萊閣終為江海人揮金應物理拖玉豈吾身

兩語

實甚造詣謂積而不散與老不知退者皆非下句更好。幾不可解而甚有味。羹煮秋尊弱杯

迎露菊新賦詩分氣象佳句莫頻頻

氣象是其所長故常及之。趙曰暫

住蓬萊閣詣鄭監也後漢藏書於東觀學者稱為老氏藏室道家蓬萊山桓帝時始置祕書監洙曰揮金字出張景陽詠二疏詩揮金樂當年歲暮不留儲按疏廣為太傅歸鄉里數問其家所賜金餘尚有幾趣賣以具酒食請族人故舊與相娛樂潘岳西征賦飛翠綬施鳴玉以出入禁門者衆矣趙曰末句謂鄭監分我以賦詩之氣象則佳句莫非頻頻有之乎

秋興八首

八詩大體沉雄富麗哀傷無限盡在言外故自不厭小家數乃不可彷彿耳

玉露凋傷楓樹林巫山巫峽氣蕭森江間波浪兼天湧
塞上風雲接地陰叢菊兩開他日淚孤舟一繫故園心
寒衣處處催刀尺白帝城高急暮砧

夔府孤城落日斜每依南斗望京華聽猿實下三聲淚

語奉使虛隨八月槎畫省香爐違伏枕
畫省香爐雖點綴意然語亦太

朴山樓粉堞隱悲笳請看石上藤蘿月已映洲前蘆荻

花洙曰宜都山川記巴東三峽猿鳴悲猿鳴三聲淚霑衣夢弼曰按張華博物志止載近世有人居海上每

年八月見槎來不失期遂齋糧東之而到天河宗懔作荆楚歲時記乃傳會以爲張騫事前賢詩多據用之子

美亦承襲而用之耳趙曰省中以粉畫之謂之畫省漢
官儀尚書郎入直給女侍史二人執香爐以從公為尚
書員外郎自歎連去省中以多病伏
枕故耳下句山樓粉堞言在夔州也

予家山郭靜朝暉日日江樓坐翠微信宿漁人還汎汎
汎汎無
所得也 清秋驚子故飛飛匡衡抗疏功名薄劉向傳經

心事違同學少年多不賤五陵衣馬自輕肥

洙曰漢匡衡元帝時

上疏言日蝕地震之變上悅其言遷為太子少傅劉向
宣帝時初立穀梁春秋徵向受穀梁講論五經於石渠

聞道長安似奕碁百年世事不勝悲王侯第宅皆新主
文武衣冠異昔時直北關山金鼓振征西車馬羽書遲

魚龍寂寞秋江冷故國平居有所思

趙曰直北言夢之北乃隴右關輔間

征西言當時西有吐蕃之亂魚龍川在秦州因起故國平時之思也

蓬萊宮闕對南山承露金莖霄漢間西望瑤池降王母

東來紫氣滿函關

律句有此自覺雄渾

雲移雉尾開宮扇日繞龍

鱗識聖顏一臥滄江驚歲晚幾回青瑣點朝班

希曰南山終南

山也洙曰漢武帝作承露盤又七月七日西王母嘗降漢武帝殿列仙傳老子西遊紫氣浮函谷關趙曰崔豹古今注云商高宗有雉雉之祥服章多用翟羽故有雉尾扇青瑣省中門也

瞿唐峽口曲江頭萬里風煙接素秋

起便

花萼夾城通

御氣芙蓉小苑入邊愁

兩句寫幸蜀之怨懷故京珠簾

繡柱圍黃鵠錦纜牙檣起白鷗

對句耳不足為麗

回首可憐歌

舞地秦中自古帝王州

洙曰瞿唐在夔曲江在長安玄宗開元間廣花萼樓築夾城入

芙蓉園夢弼曰珠簾繡柱言曲江宮殿錦纜牙檣言天子泛龍舟宴賞也

昆明池水漢時功武帝旌旗在眼中織女機絲虛夜月

石鯨鱗甲動秋風波漂菰米沈雲黑露冷蓮房墜粉紅

關塞極天唯鳥道江湖滿地一漁翁

洙曰漢紀注武帝欲征昆明夷為其

地有滇池乃作池象之以習水戰因名曰昆明池在長安西南西部賦注昆明池左右作牽牛織女以象天河

西京雜記昆明池刻玉石為鯨每至雷雨鯨常鳴吼鬣尾皆動漢世祭之以祈雨夢弼曰菰米蓮房皆言池中所有關塞言白帝城烏道言峽中高山趙曰漁翁公自謂也

昆吾御宿自逶迤紫閣峰陰入漢陂香稻啄餘鸚鵡粒

碧梧棲老鳳凰枝

語有悲慨可念

佳人拾翠春相問僊侶同舟

晚更移

甚有風韻春字又勝

綵筆昔曾干氣象白頭吟望苦低垂

趙曰昆吾御宿乃地名漢書武帝廣開上林南至宜春鼎湖御宿昆吾是也紫閣峰乃終南山之別峰與漢陂皆在長安古今詩話子美詩云香稻啄餘鸚鵡粒碧梧棲老鳳凰枝此語反而意奇退之詩云舞鏡鸞窺沼行天馬渡橋亦效此體趙曰費昶春郊望美人詩芳郊拾翠人夢弼曰春相問乃詩人雜佩以問之之意也洙曰

李膺郭林宗同舟而濟人望之以為神仙夢弼曰子美昔遊漢陵曾留篇詠集中有漢陵行故今相望有白頭低垂之歎

寄柏學士林居

自胡之反持干戈天下學士亦奔波歎彼幽棲載典籍

蕭然暴露依山阿青山萬里靜散地白雨一洗空垂蘿

亂代飄零子到此古人成敗子如何

此自佳句。每於句內款曲至後山

復變四字耳公又云不恨我荆揚春冬異風土巫峽日

索子貴時悵望且為今相憶夜多雲雨赤葉楓林百舌鳴黃泥野岫天雞舞盜賊縱

橫甚密邇形神寂寞甘辛苦幾時高議排金門各使蒼

生有環堵

洙曰天
雞鳥名

詠懷古跡五首

支離東北風塵際漂泊西南天地間三峽樓臺淹日月

五溪衣服共雲山羯胡事主終無賴詞客哀時且未還

庾信平生最蕭瑟暮年詩賦動江關

洙曰支離字見莊
子注云形體支離

不全貌漢書武陵五溪蠻夷注云在今辰州界衣服言
異制也羯胡謂祿山詞客公自謂也周書庾信字子山
雖位望通顯常有鄉關之思乃作哀江南
賦以致其意中云壯士不還寒風蕭瑟

搖落深知宋玉悲，風流儒雅亦吾師。
悵望千秋一灑淚，蕭條異代不同時。
江山故宅空文藻，雲雨荒臺豈夢思。
最是楚宮俱泯滅，舟人指點到今疑。

不屑屑用事，結得更高。○希曰：歸州。

有宋玉宅，歸與夔為鄰。故此篇誅宋玉。趙曰：夔州巫峽十二峯，下有神女廟。按宋玉高唐賦言：楚王夢巫山之女，此興託也。故公有雲雨荒臺豈夢思之句。

羣山萬壑赴荆門，生長明妃尚有村。

起得磊落

一去紫臺連

朔漠，獨留青塚向黃昏。
畫圖省識春風面，環佩空歸月夜魂。
千歲琵琶作胡語，分明怨恨曲中論。

洙曰：歸州有昭君村，蒼舒。

曰漢元帝時宮中按圖召幸王嬙字昭君姿容甚麗畫工乃毀其狀會單于來求美人帝以昭君當行昭君在路馬上彈琵琶以寄其恨後昭君死葬之胡中多白草昭君塚獨青洙曰江淹恨賦若夫明妃去時仰天太息紫臺稍遠關山無極夢弼曰石季倫明君詞明君本為昭君觸晉文帝諱改焉

蜀主窺吳幸三峽崩年亦在永安宮翠華想像空山裏

玉殿虛無野寺中

公自注山有卧龍寺先主祠在焉

古廟杉松巢水鶴

歲時伏臘走村翁武侯祠屋常鄰近

公自注殿今為寺廟在宮東

一

體君臣祭祀同

洙曰蜀先主劉備以孫權襲關羽之故東征三吳為吳將陸遜所破於秭歸步

歸魚復改為永安遂卒於永安宮趙曰翠華天子之旗也希曰春秋繁露白鶴知夜半注鶴水鳥也夜半水位

感其生氣則

益喜而鳴

諸葛大名垂宇宙宗臣遺像肅清高三分割據紆籌策

萬古雲霄一羽毛伯仲之間見伊呂指揮若定失蕭曹

兩語氣緊別贊孔明者不能復出此也

運移漢祚終難復志決身殲軍務

勞洙曰宗臣字見漢書蕭何曹參為一代之宗臣注言為後世之所尊仰也趙曰親文帝典論傳毅之於班

固伯仲之間耳夢弼曰陳平傳天下指揮則定矣洙曰孔明在軍罰二十以上皆親之。運一作福

殿中楊監見示張旭草書圖

斯人已云亡草聖祕難得寫得自在首尾渾渾老成

及茲煩見示滿

目一悽惻悲風生微綃萬里起古色鏘鏘鳴玉動落落
羣松直連山蟠其間冥漲與筆力有練實先書臨池真
盡墨俊拔為之主暮年思轉極未知張王後誰並百代
則嗚呼東吳精逸氣感清識楊公拂篋筭舒卷忘寢食
念昔揮毫端不獨觀酒德洙曰按本傳張旭蘇州吳人嗜酒善草書每大醉呼呌狂
走乃下筆張王謂張伯英王羲之也趙曰逸
氣感清識謂張旭之逸氣感楊監之清識

楊監又出畫鷹十二扇

近時馮紹正能畫鷲鳥樣明公出此圖無乃傳其狀
非若

老筆麗疎乍見起語豈不失笑

殊姿各獨立清絕心有向疾禁千里馬

氣敵萬人將憶昔驪山宮冬移舍元仗天寒大羽獵此

物神俱王當時無凡材百中皆用壯

語勢浩然筆熟意簡不特沈著

粉

墨形似間識者一惆悵干戈少暇日真骨老崖嶂為君

除狡兔會是醜獍上

夢弼曰馮紹正開元中任少府監善畫鷹鵠洙曰玄宗太平時常以

冬十月幸驪山溫泉宮較羽獵時寧王有高麗赤鷹尤俊異帝獵則置之駕前號決雲兒

送殿中楊監赴蜀見相公

趙曰相公杜鴻漸也是年受劍南節度使

去水絕還波洩雲無定姿

興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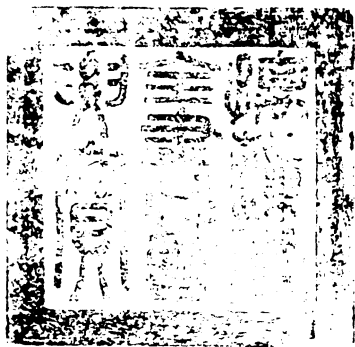
人生在世間聚散亦暫時

離別重相逢偶然豈足期送子清秋暮風物長年悲豪
俊貴勲業邦家頻出師相公鎮梁益軍事無子遺解榻
再見今用才復擇誰況子已高位為郡得固辭難拒供
給費慎哀漁奪私干戈未甚息紀綱正所持泛舟巨石
橫登陸草露滋山門日易久當念居者思
夢弼曰梁益
劍南道也解
榻用陳蕃事山門
公自謂在夔峽間

補遺

送殿中楊監

蔡興宗正異云別雜
足期足字集作定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庶吉士臣嚴福

膳錄監生臣陸學稼